



09102

# 碑傳集

第五十八冊  
列女



卷二百五十三  
之二百五十六

碑傳集卷一百五十三目錄列女五

烈義上之上

睢州節烈祠碑汪琬

曹烈婦趙氏傳盛百二

裴節烈范氏傳翟鳳翥

書羅烈婦李事朱筠

黃烈婦傳邵長蘅

周烈婦傳朱世繼

烈婦吳氏傳盧絃

孫烈女傳毛際可

郭烈婦傳毛先舒

楊烈婦傳許東

海烈婦傳方孝標

潁州許烈婦張氏墓誌銘范烈女增見 許東

周烈婦傳趙士麟

吳烈婦傳徐旭旦

周烈女小傳黃中堅 碑傳一百五十三目錄

唐烈婦曹氏墓誌銘黃宗羲

唐烈婦傳法坤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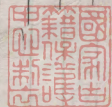
吞金吳烈婦墓表梁同書

王烈婦傅氏傳王士禎

方烈婦墓表黃宗羲

又方烈婦傳徐鉉

王烈婦傳田蘭芳



烈義上之上

睢州節烈祠碑 汪苑

睢州節烈祠在城西隅距州治可一里故建以祠誥贈恭人趙氏恭人蓋誥封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湯公諱祖契之配前江西分守嶺北道布政使司右參政今翰林院侍講斌之母也琬謹按前明崇禎中流賊李自成寇開封歸德間所向殘破駭駭及睢恭人聞之謂其家人曰州為兵衝未易保也脫變起則吾夫上有老母不可死吾子又宗祧所係不可死吾直以一身行吾志耳徐語中憲公命斌讀書北郭外斌依依不忍去輒叱遣之已而睢城果陷又急語中憲公俾負其姑許夫入以逃而身自坐堂皇召家人謂之曰吾家世名門萬不可受辱闔戶經於梁家人驚解之復投於井又出之恭人怒誓曰賊至不死非節也死不以時非義也賊尋入環刃相向恭人厲聲大罵不絕口遂遇害崇禎十五年三月某日也年三十有七斌方踰城號哭以躋恭人而恭人則已拒賊死矣知之者無不太息泣下越七年為

碑傳一百五十三

皇清順治五年河南提學僉事李公震成始檄知州房君星建祠故居之東每歲率官屬往祀又十二年巡按御史李公粹然始具其事上於

朝奉

旨旌恭人之門如故事州人老穉聞有是

命咸謹噉奔走拜迎祠下且酌奠以告於是知州戴君斌顧瞻裴回集其地之宗老及其子姓議改築而遷焉即今祠是也鳩眾庀材自門而坊達於前堂後阿其旁眠牲有所庖湑有房徹藏祭器有庫俱次第訖工顏其南榮曰節烈棟宇靚淡丹堊增麗畚埽清潔奉享以時用以揭虔妥靈昭示遠邇俾無遺

國家烏頭綽楔褒揚大節之意甚盛典也顧麗牲之碑既伐既具久猶無辭以刻會斌與琬偕奉薦舉之

詔來集京師斌遂以屬琬琬自分文學驚下固讓不獲命始覩顏執筆為之辭竊惟春秋歷十有二公孔子書內女之賢而以烈著者朱伯姬一人而已今歸德故宋大火之墟而睢其西境也恭人生於伯姬守禮之鄉相距二千餘載卒能躬蹈白刃慨不詘顧視屠毒甘之如飴以恭人之死於兵例諸伯姬之死於火庶幾其易地同符者揆以春秋之

指其當得書也審矣至於恭人其他懿行莫不可紀具詳吳祭酒偉業孫徵君奇逢所撰傳中槩不備書特書祠之本末俾刻焉以勸來者系之詩曰

上帝降衷乃敘彝倫婦也事夫臣也事君君臣忠婦節二者則均弗撓弗污恆性斯敦世衰道降如川之潰或懼於威或怵於利俛首曲躬孰勸於義佩紱者然巾幗奚議恭人之賢是實女師克孝克勤克淑爾儀爾命不猶遭時艱危舍生赴死克全厥歸嗚呼恭人永矢貞正平居從容素志先定嗚呼恭人睥睨兇鋒戟手奮詡有氣如虹靈碎我首靈摧我骨眉玷髮膚而犬豕從嗚呼恭人遺爽不歿凡厥忌辰陰氣四塞颺馳雨擊陟降恍惚霧車雲旗莫之可測煌煌高閣

天子表之潭潭新宮守侯考之春禴秋嘗恭人下之于豆于豎于薦蘋繁恭人飲酒福爾子孫豈惟子孫徧惠州人

曹烈婦趙氏傳盛百二烈婦趙氏曹州人處士宗孟女也年十六為曹生雲蒸繼室性貞靜胸有智略持家二十餘年為擴居宅開別墅增膏腴田八百畝人謂之不冠男子明末

輿神傳一百五十三

大兵逼曹州烈婦心計後圖有井為死所及城破恍惚謂家人曰我輩宜早為計不可汚人手率眾趨圍中而姻戚及鄰里婦女二十餘人已先在謀自全策烈婦曰此井即自全處也我為眾人先奮身入隨之者其幼女及子煜妻李氏雲蒸之弟霞蒸妻彭氏婢桃花蓋曹氏一門盡矣其他姓可知者曰曾文會女曰魯文成妻李氏及子謙妻黃氏曰文成弟文珍妻許氏曰秦應妻魯氏曰李學敏一作魯妻張氏凡六人時崇禎壬午十二月三日也事定曹人上狀於權克西道事兗州府同知譚公絲請於朝尋國變遂已

國朝順治中宅為郭氏有郭君石宏其所自出為紀事勒石井上在城東南隅余先讀曹州府志所載杜氏十貞記深嘆其烈而烈婦率眾殉節與杜同日一死於火一死於水可哀也已杜氏於乾隆五年以其後

人殿琛請得邀

褒恤烈婦則後無人焉然有主持風教者引杜氏例上達聖聰知亦必蒙恩恤何必其後之人也十貞既有定陶劉君記又蘇村劉公鶴峯李公為之傳烈婦惟郭君記而傳無聞故作此以補之郭君有孝行曹州府志所云廬墓三年者也

裴節烈范氏傳

翟鳳翥

卷之五

忠貞

卷之五

裴母太恭人者太原裴念源封翁之繼室侍御希度之母姓范雍熙居士之女也少雍熙公授以小學孝經女誡等書即解大意長通詩書手錄修身範俗格言繕作女鑑尤工女紅泝澗細事勤習居平喜言古閨秀幽貞事雍熙公曰是女也而土行者及笄歸念源先生執婦道事舅姑孝處妯娌和御僮僕肅身任操作爲家人先內外胥就紀綱佐念源先生學試軼冠軍念源先生積勞成疾方永訣欲自盡以殉時侍御未成立諸子女尙在襁褓稱未亡人引妾井中水波瀾誓不起之句以矢茹蘗和丸教侍御于癸酉甲戌聯捷成進士初宰堂邑即以功令官箴慎刑卹民潔已報國告勉未幾寇警戒嚴日存亡視此城勿以內顧二乃心卒保完堞時有夫人城之稱侍御入主工政尋改御史又曰入司喉舌出司耳目勿隕越爲先子羞侍御兩巡漕鹽稟持風紀直聲震柱下遵母訓也直指以貞聞方議旌表甲申寇薄太原城將陷抱幼孫避城東園指井水曰昔不死以須今今又奚須呼老僕以幼孫付之投井死噫井中水之句其應在斯乎侍御時在都門聞變奔歸改東園爲寺曰報恩志母節烈也噫太恭人孀守三十年知書克家課子成顯官

神傳一百五十三

二

以貞特聞年六十有八矣卽不死似亦亡虞竟死之以節始以烈終斯

可謂完人矣古史女傳能多覲與

魏掌科象樞贊曰不生不可以託孤其生也節不死不可以成仁其死也烈雜節與烈終始無缺隘嶽汾流精神不滅彼號曰男子讀聖賢書而弗能引義以自決誰則鬚眉而誰則巾幗耶

書羅烈婦李事

朱筠

順治二年乙酉

王師下揚州府有新城廣備門中樊家園羅烈婦死火事同死者凡十

二人歙人宋和爲作傳余讀其言不準於法爲改書之烈婦者姓李佚

其里籍嫁爲府人羅仁美繼室有姑事之孝有前室一子一歲一女名

宦姑撫之如所生同居者姒曰劉娣曰梅曰李婢曰菊花婉婉聽從一

門雍然居無何揚州破李生一女未免懷身且有娠謂其夫曰亂如此

君當負母避去更挈一子行足矣勿復戀戀俱死無益妾當對君死以

決君行卽曳薪填塞室門戶呼同居婦人曰願死者從死無辱於時登

樓者十二人乃呼婢菊花曰舉火菊花舉火熱之然後上李遂鍵樓同

火死方登樓時人爭死從李上其前室兒亦哭隨之李顧見兒則抱攜

出之樓窗火燄中擲還仁美曰還君兒不死急挈去仁美挈兒且負母  
哭出巷回首見黑烟出樓瓦隙中火光上合之旋繞作拉雜聲樓板爆  
爆人足亂踏如沸不可聞仁美仰天而噉俄頃聲漸息仁美冒死逃走  
遇一卒以刃來斫手迎之則二指墮有猛狗橫路出咋卒卒驚與狗鬪  
仁美得免跟踰出城失其母子迷道有老人導之至雷塘母及子皆在  
亂平訪家室餘燼墳然發視之十三人之骨爲一旁有一股未燼略辨  
識知爲婢菊花股也於是仁美合舉墳之於城北西華門外西華門  
宮之舊門也初仁美爲卒所斫既走免顧見咋卒狗來從之則其故畜  
狗也自是芟舍與之俱比還家越八年狗死仁美埋之烈婦李墳側余  
蓋得宋和傳於餘姚進士邵晉涵云

黃烈婦傳 邵長蘅

烈婦姓周氏其先華亭人徙居梁溪年十九歸江陰縣諸生黃晞爲繼  
室不數年而黃氏家難作先是晞父毓祺字介子前明啟禎間以文章  
道德爲諸生祭酒甲申聞變仰天痛哭躄踊嘔血已乃類中風狂走者  
嘗結客蹈海不死作詩有可憐上帝如泥醉自笑遺民與石頑之句自  
是變易姓名轉側江淮開數年所至皆親其豪傑爲怨家所告捕繫金

陵按察司獄後竟死獄中而禍猶未解晞兄弟四人同坐收籍其門沒

入縣官周氏名在籍中當行初毓祺亡命時晞挈氏轉匿窮山偶出爲

邏者所得繫縣獄晞自分不免手書與氏訣氏大驚是夕引練帶就牀

第自縊死婢覺救之得不死然傷甚頸面殷紫逾月既念夫在獄饑粥

經浼匪妻孰職乃潛返故居日挑野菜屑糠覈爲餅餌以誑口充腹而

餽獄會必謹家居夏月不施帷帳蚊蚋營營撲撲達旦曰吾遙與獄

中人共苦耳繫獄十閱月會事小解得釋歸及是晞再就逮烈婦撫膺

歎曰吾不免矣時方避地董氏屋後有深池烈婦潛夜出投水中死比

覺之踪跡至池上則尸已浮水面昇入室久之嘔出水斗許又不死而

董西來者亦義士語其妻曰吾聞服金屑能殺人烈婦聞喜甚曰何不

昨語我西來晞之姑子家故貧其妻釵環俱質錢亟取歸屑而服之三

錢盤旋腸胃間如劊刃然又不死俄伍伯驅之入舟抵郡晞有友某者

來視烈婦或言金不赤不能殺友疾趨歸脫其妻約指雙環屑以遺

烈婦服之又卽死然烈婦已陰挾利刃藏衣縫中矣是日詣府當會

解太守出坐聽事左右吏猝立按籍呼烈婦名不應亦不跪直趨上

階右手引袂障面左手抽刀自刺喉茹刃者再垂欲斷血衝涌仆地太

守怛然失色左右皆大驚是日也日會既陰風怒號正晝如晦星見或謂烈婦所感云府前人嘖嘖傳說一時好事者遽釀金治木爲烈婦發喪及夜半喉閉稍作聲漸活又不死太守旣心動又直天變見輿情消沸暫釋歸而上其狀於按察烈婦歸創甚臥淨土菴菴主涵輝晞姊也爲言鴨血解金毒強烈婦飲烈婦終不行飲曰家門禍深孽重何意求生亡何頸創漸合金亦竟亡恙按察某者故嘗求賄於毓祺不應心銜之及得太守所上文書爲烈婦申揀請免逮者則大怒追逮愈急縣卒及里鄰十餘人入菴索周氏聲恟恟烈婦故徐行出應曰我在也奚索命老僕呼巾車來返其家顧語卒曰我不累若輩徐之伺我氣絕若輩第持片紙去卽官事易了也又手檢單衫一付老僕曰主人出門久無裏衣備浣濯汝持此寄之已乃入室闔戶自經死烏虜烈婦求死者五矣死縊不得死溺不得再死於毒不得死於刃又不得至是乃得死烏虜烈已頃之卒踴戶入見烈婦帶纏項神色如生皆羅拜歎息去烈婦死以順治庚寅十一月十二日年二十有八是時晞尙領繫按察司獄董西來走金陵具說前事晞曰吾固知吾妻必死不意其能從容乃爾晞乃就獄神廟下倚牀泚筆作黃烈婦事述頗詳晰而系於其末曰烏

碑傳

百五十三

五

虜伯夷餓死屈原沈淵王蠋雉經豫讓伏劍彼所謂成仁取義之士也所以趨死之道不一由其一皆可死天於烈婦獨使多途徧歷靡苦不嘗然後子之死焉若是者何也余問國家甲申之難學士大夫慷慨赴死者多有往往一發不中不復能自舉其身始於偷生卒於塗面亡它志節不堅而力怯於再振也若夫術愈窮而志愈勵烈婦蓋當其難矣語有云婦人不下堂下堂羞殺我烈婦常誦言之不得已而至暴骸浮尸非其本意幸而顛跌頓擗卒死於家一以顯百折不回之苦節一以遂正命內寢之初心天於烈婦之死不可謂無意也蓋晞之持論云爾晞竟坐沒入輪旗下爲奴後年餘同鄉人斂金贖出之乞倉南歸而骨肉喪亡略盡晞子身授徒毗陵大室爭延致爲子弟師晞學有原委對客議論經緯史上下貫穿千餘年斐亶不倦幅巾白布袍終其身晞字仔薪壽七十餘卒所著詩文百餘篇毗陵士友家多有其鈔本論曰晞父子蓋忠孝人也子讀晞所爲先府君行略未常不哀其志願語多觸諱文亦不能大傳而遺老行盡漸無有能舉其姓氏者悲夫子傳黃烈婦乃牽聯書之欲令後世知有毓祺晞名韓退之有云濟逢父子自吾人發願未知子文遂足傳毓祺晞父子不耶



周烈婦傳 宋世續

烈婦周氏固陵諸生周永清之女也生而端淑自重嘗聞其父談賢媛義節閭範可習之事卽心識不忘字唐生名天錫少孤力學家於浮光會其兄士适亡父以唐爲子易名士駟周氏禮素嫻莊好如賓雖衣食於父母恆自紡織佐唐生楮墨霑晨昏善事其親待嫂氏尤恭乃父篤行長者傷其子美才早折抑鬱成疾賴婦温敬膝下稍爲之慰數載中唐生列學宮繼得子值祭掃節謂其夫曰婦未及事舅姑宜攜孺子省諸墓唐如其言返故廬與叔母諸嫂見禮讓自下宗族賢之已而唐生遭疾竟不起周氏撫尸而哭願以身殉遂不食男六齡次者三齡女始數月耳棄去弗顧也其父家聞悲慟遣媼侍左右傳命曰吾昔訓女者何而今忘之顧有遺孤不宜死衰暮之年女是依寧忍我釋周氏泣不言屆七日之先一夕忽對鏡理髮開箱篋閱其簪珥衣服取小兒衣襖補綻之媼喜以言叩之曰今偶暇耳次日將暮盥沐出面天而拜東向拜入臨夫之位哭拜頃張燈室內抱乳其女兩男已臥撫之略語及家事媼益不爲意惟各寢爾夜半周氏起自經將曉兒女呼啼媼驚視死矣嗚呼拜之者三辭天地父母也告夫以今夕也加惜兒女恩自此終

碑傳一百五十二

六

也餓七日求速往也時順治八年五月日年二十有二或曰婦固烈不念孤與親夫忠臣君爲重不問其家烈婦夫爲重不問其子傳節烈之事者必知其父某某其兄某某夫某某烈婦一身而子弟婦道全焉尙何憾

烈婦吳氏傳 盧統

烈婦姓吳氏生武進之夫叔里福建左方伯贈太僕卿吳公賜第三女中書舍人吳公伯尙之妹祖父兄皆成進士於毘陵殆稱甲族云門閥旣著禮訓夙嫻氏母白太夫人方媿時夢彩雲夾鳳卜者告爲瑞徵矣甫脫祿卽克奉母儀不苟嘗笑年十三居太僕公喪能隨諸兄後過致哀毀幾成疾年十六適同里鄒生延珩後以明經顯乃鄒忠公浩二十一世孫大參公嘉生仲子也性孝友沈毅有大略少從宦汾晉開慨然有遠志及婦博涉文史尤究心性命學旁及韜略方技諸書咸周覽畢盡里中人爭誦服鄒氏子其文行實足多焉氏旣從夫子於書傳亦竊有窺統統遵古訓聞節烈事輒修談事姑章太淑人不失孝謹姑治家嚴氏承順鉅細悉無忤乙酉閒值搶攘徙避鄰邑中夜忽盜起左右咸抱首竄氏獨趨衛太淑人盜以刃脅之不爲動乃捨去辛卯冬明經以

事逮金陵獄氏冥禱願代以身罹難踰年家益落氏悉傾資值數緡以上者皆售爲夫子遺自處約極粗糲固弗甘癸巳冬明經事久不決留金陵會緣他事復逮獄竟死長干市氏聞變晝夜哀哭設位以臨遂自經惟次有老尼救之意恨甚章太淑人曰若無子遽甘殞命疇爲吾兒持三年喪且旅骨未歸固忍不全兒乎乙未冬始歸櫬葬橫山明春服除時仍以舊事累吏議沒其家無大小槩當從氏聞之告母曰太夫人曰兒北去寧能復上橫山墓耶時催牒下急如雨氏度無可逃呼姪軫告曰吾家世清白歸鄒二十三年無辱行今死分也辭色甚慷慨明日更往視則理裝如欲行狀頃白太夫人亦至氏喜曰母至吾事幸成矣因謂母曰兒行以旦暮願母勉爲一夕留太夫人且許初昏沐浴就寢已悉屏諸侍媵祇一婢臥榻前少頃呼問婢曰夜幾何曰漏三下矣遂起母亦起問曰兒欲何爲氏曰兒不幸至此願一死從夫子地下遊母幸爲兒忍以成溝瀆志母悲悼不能答時已先服金屑未卽死復喟然嘆曰今日之事死固所不免死於途死於疾等一死安能俛首求旦夕活終作長安纍囚婦耶吾志決矣母知不能奪垂泣聽之於是更新衣詣佛座前拜已復謝天地還向母曰兒欲爲母拜恐傷母心兒不敢且

傳一百五十三

七

母春秋高勿以兒故過自損因出一扇曰此夫子金陵所貽也又出一囊曰有醫方夫子所手較也有書夫子生平所習有髮夫子獄中所留也願乞以殉又呼婢與語曰爾九齡爲我待迨今年爾固能知我我分必死慎毋號爲我亂已復曰余是行於生無所忝雖死奚可冥冥就因自燃燭攜所織書及扇去復顧母曰兒往矣母試坐是時雞甫鳴視夜未及曙母暨婢傍皇者久之哭不敢出聲聽復不忍有頃已自經榻旁氣並絕矣母撫之大慟曰予抑太忍矣欲成兒志遂聽兒死揆誼胡能安於時聞者莫不流涕死前一日甚苦炎氏仰祝曰安所得甘兩乎至是兩竟日人咸謂節婦兩抑義烈所感云氏生於明萬曆之己未卒於

皇清順治之丙申年三十有八合葬橫山鄒明經之墓右生二女長以痛父非命故成疾先氏卒次字金沙子孝廉子爲之狀者姪軫順治辛丑科進士兄伯尙子也時楚人盧絃以壬寅夏督儲於吳讀其狀而哀之乃爲之傳焉

論曰三吳之閩多名閩故男子恆能以文章節氣世其家而爲女子者亦咸知審進退決生死從容以就豈盡學古乃獲有勉而然歟生長禮

門稟乎淑順其於大義習與性成所天既失之死靡他矣余考吳氏狀甚高其誼謂爲男子之所難按其世系則乃祖乃父若眞若姑世積厥德因篤生烈婦以爲二姓禎源深澤遠固不徒然採風之餘可勝咏嘆流徽彤管抑何媿焉

孫烈女傳

毛際可

孫烈女名秀姑杭之候潮門外人幼適楊鼎元子文龍以待年未婚姑侯氏家貧父子鬻帽爲業與退卒閻士積比鄰而居秀姑年十四士積艷其色一日入廚下牽秀姑衣挑之嚙其指血始解是年夏鼎元復攜子遠販衢州六月十六秀姑晚浴士積穿地檻戲持其足秀姑驚起號泣訴於姑聞者不平次晨士積母率其子暨嬖黨胡起龍入門請罪秀姑怒持茶甌擊士積誤中起龍面起龍憤詈士積遂咆哮無狀謂汝弱女子蓋掌握中物耳吾不能私汝非夫也次日復同起龍辱詈如是者再四秀姑自念惡黨甚眾倘夤夜侵暴力不能拒遂密縫上下衣裾繙結甚固十九日復聞惡聲死志遂決晌午親奉魚餐膳姑復淪茗以進隨入房漬鹽水中飲畢腸潰而死侯氏鳴公請驗士積竄避倖免出薄棺以殮同里譁然頃刻聚數百人遍籲當事邑令拘執士積諸黨訊鞫

碑傳一百五十三

八

以聞郡司皆加懲究而中丞張公早廉得其實時盛夏棺罅滲漏而無屍氣併無一蠅蚋敢近者士積家人密斃犬置隱處欲使腐臭外聞後爲人所覺擲去之中丞公遂置之法并杖其黨於戟門復爲大柳貯之彩繪完密遣官爲文以祭自方伯以下無不奠祀士民執香泣弔者日數千人詩歌誄贊遍牆屋閭方士積下獄時其母謂人曰士積向隨征在外入一尼庵一尼少艾欲犯之尼以二十餘金相賂勾全其節士積得金後復強逼不從竟蹴之至死此女是其宿生冤對耳一時有兩世奇冤之記雖輪迴之事吾儒所不道然亦可述之以廣異聞且見士積之怙惡不悛如此

會侯氏曰古來節烈所感至於墮城飛霜而烈女死於盛暑體質如生寧得謂古今人不相及歟余長女亦以三朝新婦稱未亡人墜樓不死後絕粒十有九日而歿同邑以奇烈上聞復建祠樹坊於學宮之側可見秉彝之好人有同心與秀姑事頗類故灑泣而爲之傳

郭烈婦傳

毛先舒

嗚呼士廉不降志女貞不辱聲豈不信哉然而自古蓋難之況近今乎仁和里仁坊郭氏余家世姻也家從姊嫁郭氏其姪婦李行曰三娘姪

以恩意呼從姊姊夫爲父母從姊撫愛婦李亦如姑婦云其姪娶李數年府膝擊歿李幽居靜而殺已郭氏盡族避兵西溪之塢久之還里李亦隨族人還里車過錢塘門時守門邏卒唬甚凡男子車過必下婦人車過必卷輦李時小病貌黃瘦門卒遙見之嫂呼曰我憐汝何病乃瘦至是李坐車中微聞之掩面而泣歸乃大慟曰吾身不幸爲門卒口舌所辱吾不可以生矣晨夕涕泣不啻家人及從姊勸慰之強之食乃稍愈已仍不啻人聚而勸之不得已則愈稍益解則仍不啻也愈涕泣不已困臥二十餘日乃死嗚呼婦人之義不辱身併不辱言若李氏之死人或以爲過雖然死人之至難而言者事之易忽不忍于所易忽而捐其所至難其潔可謂至矣抑可謂之壯烈者也

楊烈婦傳

計東

楊烈婦何氏夏邑諸生何應奎女年十八嫁貢士楊忠長子定遠一年定遠疾篤將死語婦曰汝若何婦曰我必死我有當死者四年甚少當死無子當死我父母有他子可以承歡我舅姑有他子可以承宗祀當死我見我里諸婦人有義當死而不死者其後乃大爲父母舅姑辱求其死不得我計熟矣定遠曰能如是乎遂死婦將引決其母及姑固守

神傳

一百五十三

九

之一晝夜不得死乃收涕爲好語給姑曰我不死矣我夫有弟十五歲矣異日生子我子之是我夫有後也我不死矣起盥漱索食盡粥一盂會弔者襍沓至姑出復給母曰盡往視何容也母更出引衣帶懸定遠尸側以死定遠死初十日烈婦死十二日康熙五年丙午三月也及殮面色如生邑人觀者驚歎於是邑之縉紳父老及其夫之族爲請之當事旌異之禮也例也求之得不可知而烈婦已挈其夫與舅與父之名聞於天下

贊曰人皆巧變其說以求生婦獨巧變其說以求死其以得死爲至樂

也以婦人之智乃能辨於死生之宜婉轉以遂其志嗚呼不可及已

海烈婦傳

方孝標

毘陵禮義鄉也其士大夫好言節烈以所告余海烈婦事甚奇曰烈婦姓海氏徐州人昧所自父故衛弁也適陳氏子有量儒族閭且懦歲荒不自治其生海氏有薄宦於松江者攜家就之而其人調又往依江陰卒之海姓者而其人貧不能贍轉徙毘陵資賈館逆旅主人家貧益賈主人屏之屋西偏里有惡少年曰楊二者見婦美而悅之伴與其夫交時時餉米肉一日闚有量亡故往問之強見婦涉邪婦厲聲叱之不

去辱晉之楊二倉皇走而心銜之矣又有林二者鳳陽人糧艘巨猾也舟膠宿河干與楊二善一日酌酒樓上酒酣言所欲楊問林曰君有幾妻妾曰數人攜來乎曰未也孤處乎曰有舟人妻某氏者與我狎然貌醜不足戀也楊笑曰某所有美婦人年可二十許君如欲之當爲君圖林詰之佯醉曰暮矣來日期復會此詰且林往而楊故他出再往而再出一日遇於途復相與飲酒樓故處林固問之楊不答許厚賂焉具以婦對且曰彼夫婦思卿甚曷給之曰舟經徐州將載之歸彼必悅而從人舟人則唯君欲矣林曰善楊又過有量而語之故有量喜謀諸婦婦疑問所舉曰楊二也婦驚曰楊二匪人所與必不端亟辭之有量曰彼以金償我道且知我善書歲約六金爲會計館數孰便婦曰詐也我死不往有量意因亦移楊二知之密謀于林以進逃飾訟于繆檢校捕有量急不得已攜婦登舟矣居第三艙婦日堅閉不出例張樂享水神林二故盛其儀以動之婦終不出林曰奈何楊曰夫在故耳于是以二十金使有量往市貨于京口又使所私某氏者懷數餅金詣婦婦問故某氏笑曰受之敢言婦正色曰言之敢受某氏下氣笑而前曰林君慕汝使某違意婦怒曰是何言詢之某氏又笑曰汝言是但奈何汝欲守身

傳一百五十三

則不當入其舟入矣安之我昔亦貞婦不得已乃從從之而林君固可兒婦益怒擲其金批某氏出有量歸告之憤憤亡何林二又以四十金使有量往市貨于姑蘇婦止之不可立而治其裝與別自是日縫緘衣裏夜張燈不寐以爲常一夕夜半寢格格有聲人舟中入盡驚起其人始遁去然無敢誰何惟聞婦哭聲哀久之聲絕頃又聞悉窣聲啟視之而婦自經死矣林二懼召所親藍姓者與謀匿婦尸米囤中以五十金與藍使往殺有量藍遲疑久之忽憮然曰諾何五十金爲十金足矣陽許之而陰持十金訴于官官捕之鞠得實發尸米囤中林楊二者問之併逮於法有量還遂爲僧此康熙六年某月某日事也毘陵人嘉婦之節烈謀葬之南郊葬之日會而祭之者以千計能言者至播之聲詩傳記而婦不朽矣

潁州許烈婦張氏墓誌銘范烈女附見 計東

庚戌秋七月朔出潁州東門從二三弟子至慧湖刺一小艇渡湖而北謁張烈婦墓再拜歎息爲之誌曰烈婦張其氏也所適夫曰許會當稱許烈婦而賴之人皆張之與春秋時書紀叔姬宋伯姬及綱目大書

晉處士陶潛法不合宜駿正故東誌稱潁州許烈婦張氏云烈婦姑王  
氏早寡性淫虐惡婦端謹不類已許撻無虛日婦益恭夫酷貧以灌蔬  
爲業婦年十七八奉養竭力姑病亟婦割股肉爲糜以進遂愈里人交  
口稱孝婦有泣下者姑許撻如故也鄰僧定生與姑通遂因姑欲求通  
於婦姑知婦必不從摧辱之萬方冀其聽已烈婦志益堅一日匿僧於  
室召婦入強委簪珥金帛侵逼之姑自外鍵其戶烈婦不得出繞室走  
大呼聲徹戶外定生知不可犯踰垣出姑偕之還寺烈婦哭曰我不可  
以生我而自明是暴姑惡也我不死僧且必復挾姑逼我我不可以生  
乃自縫袞衣投井死人無知者翌日白晝中定生忽見烈婦從空中來  
措擊之甚厲始懼挈姑遁遁六日里人汲井緬烈婦尸以出方盛夏顏  
色如生目炯炯視不瞑舉體異香觀者駭異事聞州太守及郡乃葬而  
旌之四閱月捕得定生伏法里人爭裂其尸祭烈婦墓墓與故范烈女  
墓並烈女者潁人范雲騎女未嫁夫死遂殉之葬此數十年矣而烈婦  
姑王氏竟得脫至今在鄰邑銘曰

僧伏辜姑得道婦之孝宥其姑不辱身眞丈夫維綽楔高峩峩松與楸  
鬱婆娑六道旁里人趨咸下拜曰嗚呼惟貞女相爲徒申款款從黃墟

張與范德不孤  
周烈婦傳趙士麟

神傳一百五十三

士

烈婦姓徐氏有儀容年十七字郡城周天輝甫七月而夫亡哀痛不欲  
生烈婦父母居於鄉至烈婦家婉慰曰兒何痛之深耶吾爲兒擇夫耳  
烈婦曰兒自有志勿爲善也若更二夫有死而已父復強之烈婦號哭  
欲絕父以新喪悲甚徐爲之圖烈婦季父遂生有名德居城中其父過  
商遂生曰不謂此女有此節烈兄宜成其名何至乃爾不聽越歲父潛  
擇人給烈婦曰汝母思汝可一歸以慰母烈婦曰兒亦思母但不欲歸  
寧至季父家一面父強之行終不宥往壬子正月十一日其父與其姑  
謀竊竊私語烈婦心動曰是終欲嫁我也須臾母至拭淚而入烈婦迎  
謂曰母眞不欲兒死守耶母曰吾憐兒年少何自苦如此吾與爾父熟  
計不如嫁爲得所守終無益烈婦曰已知之矣即欲自盡母隨之不得  
脫面黯然若無可爲侍坐久忽聞人聲雜沓蓋輿馬僕從迎娶者至諸  
婦竈下作食其姑方與媒氏較金多寡母囑曰速戒汝私吾出視汝姑  
卽來飾妝也烈婦闔門自縊母還視戶已閉聞依依有聲斬門而入已  
死矣

吳烈婦傳

徐旭旦

康熙十三年孫延齡陷桂林欲犯梧州賊猶未至也守土之成兵叛邑廣文黃居中以吏故未歸也迨歸省家其妻則死焉妻吳氏總戎六奇季女方口黑髮服大練不務修飾閑靜少言窮年一笑若以貴介適寒酸居中常爲蹶踏吳氏軟婦禮愈恭方居中之出也眷戀徘徊逡巡者再吳氏怒曰軍需急矣微是無以餉兵微兵則封疆誰與守若君以妾故而廢

國家之事恐爲識者羞之旣而曰君之不去者恐妾以亂故而失身子人乎殺身成仁者男子之剛也一醮不改者女子之信也或有他故妾一死報君君無遺慮矣越二日稍有亂狀吳氏戒其婢曰明晨有所往早爨而飯我家人不解其故越三日眾果叛男女奔逃傷顛破額者不以數計吳氏乃命家人曰上天降禍于我以主故而殺身苟又以我故而累若曹我不忍也爾其逃焉毋收我骨焉居有頃角門闢矣羣兇排闥而來者非他人帥府巨魁也吳氏哭曰封疆之事固知若不能矣若其俘我乎我將待之也奮刺格殺二人自伏劍而絕年二十有六嗚呼婦人女子之任蘋蘩供中饋克順克恭箴儀無忒者賢矣若夫撩衣

碑傳一百五十三

上

踏鏞慷慨靖節惟丈夫能之然以丈夫之所難反爲女子之所易不亦陋古今而羞當世哉雖然足矣苟無丈夫又不有此女子宇宙不

幾于覆耶因傳之以爲世法

周烈女小傳

黃中堅

烈女周氏者長洲金墅里人也父某以服買力田爲業生二女女其長也許字彭山何氏子衷宸女容質端麗而性貞靜寡言笑不窺戶外且善作家勤于紡織習針刺其主中饋能辦一二十人饌殉節時年一十九卽今丙辰六月廿一日也先是二日何以疾卒于家次日赴於周女方治湯餅聞赴茫然不知所爲少選謂其妹曰吾力盡矣汝可代吾爲之於是入房涕泣時其父行賈于外其母以女尙未字不應傷情故摺亟沮之女不之顧也而泣轉哀夜以繼日淚注如雨不復仰視黎明泣漸止平旦其母先起出妹亦相繼起以女倦于哭泣甫睡不欲驚也無何女亦起盥洗畢卽妝梳簪珥有倍於常自稱服以至膝衣無不易以新而潔者其母不知也獨其妹見之頗訝其姊方悲哀無緒何反容飾如此輒相隨不去女給之曰今日吾倦未能佐吾母吾事皆汝事矣汝宜先出勿俟我也妹出有頃其母入則門扃矣叩之不應推窗窗亦牢

閉則皇遽呼人梯屋而進而女已懸梁死於是里中奔走聚觀者頃刻數百人咸歎息有泣下者以女能從容就義也死之明日其姑某氏在病中忽見一少女披麻帶疏而前呼氏爲姑氏詰之女對曰吾卽汝家媳婦也方吾來此見羣鬼聚于門吾叱之皆退矣言訖遂不見氏驚悸以告家人曰得毋周家媳婦亦有變耶遣問之而周之訃已至矣時有孝廉陸君在新蔚文者館于何之族聞其事馳謂其翁曰嗚呼何君夫忠臣烈女著於史冊千古榮之不圖今日出自君家此乃君家祖宗積德所致也夫人孰不有死欲死而不朽實難縱令君之子得以娶婦成立必不能光顯門里傳名後世無惑也今旣得烈女以殉死則烈女可以不朽而君之子亦不朽是其死乃賢于生君宜勿以喪子爲憂而得賢婦爲慶於是率其鄉里具呈有司請表焉余所居光福里去金壘不遠故備訪其實作傳

唐烈婦曹氏墓誌銘

黃宗養

烈婦曹氏諸生穎洙之女霰甯之翟墩里人年十九歸同邑唐之坦之坦之父煥亦諸生也歸六年而之坦病烈婦悉賣其簪珥裝奩以佐醫藥衣不解帶者半載疾革謂其夫曰君死我不獨生乃營砥霜以待丙

辰歲九月二十八日之坦卒烈婦治喪衣衾必有副家人阻之不得因

三

斥去其砥霜烈婦瀝桑灰爲汁飲之腹痛而不死明日夫將殮恐死之不及是時也碎錢爲屑吞以速之又死夫旣殮而防之者愈虔烈婦曰頃欲與夫同殮旣失此期何日不可死而必以今夜乎家人信之人定烈婦潛起飲酒升餘號呼宛轉毒裂經時復吐下而解烈婦曰我求死不得計惟有絕食耳不食二十二日而容貌如故神理燭然夜半啟戶出投於傍舍池中久之而家人始覺出之池已死覆以衾而復活烈婦謂其舅姑及母曰大人非愛我徒苦我也我志已決遲速總一死耳於是復飲食起而操作如常尋剪其機軸製衣一稱餘布七尺有小婢乞之不與家人竊議曰尺布尚惜其不死明矣其時庭中蠟梅方開烈婦視而嘆曰昔董節婦有菊花詩美其不落也此花亦不落吾試咏之添得冰霜枝葉無此花自與眾花殊共知秋菊貞心在尚有黃梅抱樹枯十二月望起而嚴妝於天地影堂靈座舅姑舅之姊各設四拜曰婦從此別矣孝養之願以俟來生家人皆哀慟烈婦從容自若從此又不食除夕得閒取其七尺之餘布自經夫柩之旁始知不與小婢之故也及殮目瞑口闔不同乎世之爲縊者此固獨行其願之一徵矣年二十



五許邑侯詣廬祭之聚觀者數千人莫不爲之歎息流下嗟乎古今死節者多矣曾未有如烈婦之死而生生而死人世痛苦之事備嘗殆遍著文文山服腦子二兩不死絕食八日又不死何意身親見之此如黃河一瀉千里非積石龍門呂梁之險不足以見其奇一番求死一番於樂天若故遲其死以極正氣之磅礴或疑守節爲經烈婦所爲似乎賢智之過夫溧陽女子一言而沈身王凝之妻倉卒而斷臂古入於生死之際處之至精今人見其爲輕耳承流襲蔽隨地可以解免名節蕩然不獨在女婦也當烈婦絕食之久余在講堂有傳其屬纊者仇滄柱謂吾黨盍及是時爲式問之事庶幾死者一聞之也余與同學二十餘人爲之一往已聞其入水不死余恐其因吾黨而激之以不得不死乃致語其舅言貞之未嘗劣於烈也是後余返姚江竟不相聞今年二月至武林陳子榮子文迎謂曰烈婦死矣將死烈婦謂其舅曰吾願見黃先生一拜而死今已矣嗟乎風雷雨雪作於除夕烈婦之志可以激天豈待人激是則余之陋也某年某月某日與其夫合葬於某所其舅請銘余不得辭銘曰

培之厚藏之密三尺墳千年室記城甸慎勿逸

唐烈婦傳

法坤宏

傳傳一百五十三

四

烈婦姓王氏世居維岳之東南鄉父文炳以陰陽術行邑里夫希俊故士族以落拓失業入縣書獄烈婦戒之曰邑俗尚貪爭機利無賴之子往往託跡公門緣吏爲好以侵牟抵法稍有不檢相隨入獄矣君身在官請不得以家自累二親之養責皆在婦希俊感其誠許之烈婦治家勤紡績井臼親操米鹽絲枲必出自己力凡戚黨餽送必問物所從來有關吏事者力卻之奉舅姑婉順恭謹羹必親調衣必親衽久之舅姑相繼卒希俊染時疫病且革語烈婦曰我無子身後之事汝將若何烈婦曰就木之人終從君地下耳希俊卒烈婦飾棺具受弔康熙二十年六月初四日邑人揭銘旌斂金往奠禮成烈婦出徧拜告曰自吾夫入公門早夜惕厲嘗懼懼譴官府爲御黨所不齒以貽父母憂今二親以天年終夫獲沒曷下重勞諸公旌奠如禮則清白之吏亦復何憾吾可以瞑目長逝矣其夜遂縊年四十有八邑侯盧親爲文以祭邑人上其事入烈婦祠烈婦止生一女督課之甚嚴嗣子懋後以儒行顯於濰云法子曰婦人不尚奇行以順爲正者也順而能不失其正可不謂賢乎哉烈婦之矢志堅白相夫子克盡乃職而已亦不負所天其於始終之

義備矣吾友韓君公復濰邑君子人也以烈婦狀來故爲敘而傳之

吞金吳烈婦墓表 梁同書

吞金祠向在葛嶺之陽杭人所建以祀吳烈婦者也烈婦殉夫事閱今

百十五年縣志所載甚略又無碑碣但知有吞金祠墓而已近訪得吳

氏族人藏有康熙三十四年杭州府知府鐵嶺李鐸碑記一遂安毛際

可傳一又宗支行述恐日久漸滅因據始末綜而敘之烈婦名賢字德

芳戴氏慎菴女吳孚中名集生之長婦也兩家先世俱出新安以業鹽

遷錢塘遂訂姻焉烈婦十歲喪父里中有孝女之稱十七適錢邑庠生

吳錫錫字天與嘗年入學十五試辛酉省闈不售益攻苦力學十六娶

婦彌月後就山齋讀書累月一歸山中朝暮多嵐霧體素羸遂得瘵疾

然猶力疾應甲子試自後沈絛數年婦侍湯藥飲食未嘗安枕甫建病

篤婦欲先錫死錫知之曰殆促我矣遂止錫既歿婦哀號欲與俱以首

觸棺血流被面姑與母力救之得不死復密紉其衣解佩帶自縊又爲

母姑所覺不得死于是家人伺之益密月餘不得聞一日伺守者稍弛

遂陰翦金約指碎玻璃鏡雜吞之膽裂嘔碧血數升而死蓋康熙二十

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子時也距錫死凡四十三日年才二十有二合葬

于葛嶺西麓顯功廟後之右鄉人趙佩諸生王大成等公揭上之大吏

請旌建坊且建祠于墓外由來舊矣乾隆四十五年杭州府知府王燧

於湖濱築別業遂闌入吞金祠基莫之誰何也未幾王以賊敗籍沒別

業入官展轉售賣爲女庵今捨作僧舍祠不能復矣然烈婦自有千古

祠之有無固不足論也嗚呼前之太守訪其蹟而文之後之太守占其

地而毀之其賢不肖之相去抑何遠哉予不文就原記傳節書勒石揭

諸墓前庶後之過其墟者皆知爲吞金吳烈婦之墓而有事志乘者亦

得以詳考焉烈婦墓之西錫叔弟鏞墓在焉鏞之子潤卽婦嗣子耐葬

烈婦墓側并識於此

王烈婦傅氏傳 王士禛

康熙二十七年五月四日

制詔下議政王九卿等集議中嚴婦人夫歿從死之禁若曰輕生從死

事屬不經若復褒揚益多摧折嗣後夫歿從死旌表之例應行停止凡

以恤孤寡重民命王政之大者也聖人治天下羽降蹶漬猶在所不忍

而況於民之命乎然而瑰行奇節或不合於功令而可以繫綱常名教

之重秉筆者必謹書之弗敢略也此春秋善善之義也臨沂中書舍人

王君歿子既銘其墓已而聞其妾傅烈節事狀慨然肅然乃復別爲之傳烈婦傅氏膠州人也其兄爲千總成沂攜家居焉年十五舍人納爲側室性慧而婉不苟言笑居四載舍人歿傅哭踊絕食飲矢以身殉諸子洎婦女勸警之不可其母勸警百端左右皆飲泣不忍聞志益堅母罷泣語家人曰女性素堅正不可回也聽其自裁耳諸子請稍待巨衾襚衣備而死乃許之自是輟哭徐取篋中紬綺自製衣裳一稱侍婢皆泣涕不能仰視傅從容如平時既製衣具棺欲自裁家人復請曰已報宗族親戚俟畢集死未晚又許之眾既集傅顧視日景曰可矣諸子設祭於庭傅去衰經易新衣南面諸子北面拜者四傅受其二婦女拜亦如之祭畢呼婢結帛於舍人之匱側從容辭其母及諸親顧謂母曰慎勿哀我遂引頸就帛而絕時康熙二十八年十一月初二日也距舍人歿甫三日又三日就含斂顏色如生

方烈婦墓表

黃宗義

碑傳一百五十二

二

烈婦毛氏遂安人祥符知縣會侯之女方翰林渭仁之子婦奕昭嗣之妻也會侯在祥符奕昭從京師至彼就婚時已病瘵脫纓病中未三日而卒卒時烈婦許奕昭以死家人防之甚密求死不得明年三月之夜從樓上擲身而下嘔血暈地又不得死因隨父還守制夫家麻衣菜食繡佛香燈有死之心無生之氣然而婦道修飭釜飴盤筵不以妾之寵婢也唯時時請其舅葬兒下人言地不吉則涕泣不食久之卜吉於是請日其心漸迫其請愈勤逮葬有日始告人曰吾葬亦當同是日耳從此遂絕食勺水不入口家人百方勸之皆不聽其兄待旃涕泣而道烈婦曰徹瑟之日信誓旦旦下窆不踐更待何日是時不可不死三從婦之經也我無子更復誰從唯有蓐屨蟻以從死夫耳是理不可不

死舅有伯叔父母有兩兄我直聞人耳是境又無不可死待旃無以奪之乃辭祖姑及舅及母各四拜一門皆哭烈婦無戚容又數日而卒凡不食十有九日康熙庚午二月一日也年二十七從來之稱烈婦強暴

侵陵猿鶴沙風變化俄頃從人入獸故不得死蓋以義禮制其心也至於閨房之內青燈徹幃古井無波坐享令名無端而欲以柔麗之身

函委土木詩云臨其穴惴惴其慄此詩書所不勸清議所不聞而銳然必欲行之其至性在是非毀譽之外冰魂雪魄天之所獨鍾也猶如濟水能獨赴海截斷眾流其勇非他水所能並矣會侯書來求表言相傳絕粒而死男子以七日計女子以十四日計未有延至十九日者難以情理測也吾聞病人亦有數日不食者醫者言是病持之況夫志壹動氣筋骸脈絡大氣舉之何論久暫乎

又方烈婦傳

徐敘

方烈婦毛氏遂安人進士祥符令毛際可女編修方象瑛媳而諸生方引禳之妻也年十七引禳就婚於毛病數月死婦自投樓下樓高二丈餘眾驚謂必死乃竟不死遂歸方氏守志逾十年長齋禮佛坐臥一室足跡不踰中閭卽家人婦女亦罕見其面康熙某年月引禳葬有日矣婦遂不食死父母舅姑兄弟感喻百端矢志益堅絕粒凡十有九日視聽如常臨歿正襟危坐而逝宗族親黨及道路之人無不嗟嘆以爲奇節云竊嘗論之君臣夫婦一也自古忠臣義士或出於一時之激遂至斷頸折脰而不顧或少濡忍未有不移其志者故易曰需事之賊也乃烈婦之死遲之十年之久而從容就義若此夫豈有所矯激而然哉誠

本諸天性者矣

神傳一百五十三

七

贊曰余與方君同被薦舉爲同官知烈婦事甚詳當引禳之下葬地也夜破土土淺多浮形家者或言此地爲不吉乃烈婦竟以身殉與同穴焉卒爲兩家門戶光靈有所謂不吉耶

王烈婦傳

田蘭芳

烈婦趙氏江南宿州人實姓黃祖贅於趙故冒其姓父曰黃成因河決轉徙來睢居城西南之長岡以備耕爲業定遠人王帶明亦寓此里成遂以女許字其子國珍年十六歸于王及帶明死國珍以鍼工爲衣食雖與眾雜處委巷中烈婦面無傅姆之擁蔽而卒未嘗露也聲無重扇之閨隔而卒未嘗聞也康熙三十年六月國珍以嘔血死烈婦視殮畢卽自縊以殉有子方彌月呱呱然泣榻上弗顧也年僅二十一里人孟氏割地以葬事聞於州州守馬公爲勒石墓道以旌之其詞曰國家尚名節崇貞正五十年於今矣建坊植表歲數有聞風化所被使節屋窮簷之女能舍生就義若此臣職兼敘養敢不推王化之美樹之風聲令凡過此者知巾幗中有能以義自決爲臣忠爲子孝以無負君父是亦善承

天子敦倫礪俗之至義所不容已者也日星有晦氏烈如揭  
論曰非死之爲難而處死之爲難若烈婦者可謂善處死者矣常人於  
夫死之時或痛愛之難割或慮身之無依倉皇引決蓋有之矣若夫以  
義制命而辨志於素者則鮮遘也先是烈婦之黨有林氏者其夫死烈  
婦勸使自裁林不忍決烈婦每惜其不勇於義及身遭大變果致其命  
人或沮之烈婦曰此吾所恨於林者而願自蹈之耶嗚呼此與高允不  
負翟黑子適相似而乃得之不讀書識字之女嗚呼洵可尙哉州守伐  
石以彰之可謂知本也夫

碑傳集卷一百五十四目錄列女六

烈義上之下

康烈女傳 郭秀

薛貞女傳 田蘭芳

張烈女傳 張貞

魏烈婦傳 李崇

陳烈婦傳 林估

楊烈女傳 劉青芝

李烈婦家傳 韓濂

吳烈女傳 徐鉞

李烈婦傳 田蘭芳

陳烈婦傳 王時翔

海陽陳烈女傳 藍鼎元

吳姬傳 李崇

林烈女傳 藍鼎元

劉烈婦傳 丁子復

洪烈婦傳 藍鼎元

賴烈婦傳 藍鼎元

書裔烈娥事 章原姑附見 焦循

李烈婦傳 陸奎勳

吳烈婦傳 吳定

鄭烈婦傳 藍鼎元

書烈婦馬氏事 陶正靖

陳烈婦墓碣 劉青芝

烏蒙烈女傳 常安

陳烈婦墓表 馬榮祖

陳烈婦傳 許節婦附見 藍鼎元

馬烈女碑 倪蛻

賈烈女傳 楊應琚

李烈婦傳 黃士傑

烈義上之下  
康烈女傳 郭秀

烈女康氏通州人也其父兄以糶糴為業女未嘗知詩書獨聞世俗人  
所道古忠孝節烈事輒傍徨追慕時時誦述之幼許嫁鄰家張氏子京  
時張氏尚富饒後遷京師益衰落京父素無行京長市肆材故庸下又  
貧不能自存康氏戚黨轉相傳說聞於女女坦然無怨尤其父兄私謀  
奪女不與張氏女乃正色持大義詰責其父兄久之乃止一夕女夢張  
氏使至若將致命者不知何祥私以告其母時兩家絕聞問已數年忽  
京父至通計京已死叩之即女感夢夕也女乃於邑悲哀素服號泣請  
於母曰兒聞古之女子有未嫁為夫守義者後世以為賢兒身雖未歸  
心屬張氏久矣願母載兒從夫喪其父兄大駭斥之曰女乃狂耶凡女  
所稱皆古事豈今人所為因環向女女因掩涕弛素服更容貌以前言  
動如平時其家人稍稍皆散去夜半乃閉戶悉焚所製巾帶綦履素服  
以練自結而死女有妹與同臥起女死妹寐未覺也兩家議論者皆曰  
以合葬為宜其父母乃持女喪自通如京師歸張氏與京合葬郭西白  
石橋時康熙三十一年初張氏家微細至京父轉貧薄又無行其鄉人  
戚黨羞齒之自貞女之死京師皆竦動薦紳士君子多為歔歛里巷感  
傷好事者傳之圖謳歌其事喧騰兒童女婦聞於時京師之人咸知東  
門張氏云

贊曰六經所著女子以節完者於詩則衛其姜於春秋則紀叔姬外此  
無有余嘗怪古者聖人賢人至於倜儻怪偉非常之材不可勝紀何獨  
其時女子之少奇也余嘗過金陵聞楊生瑞三妻方氏溧陽唐生岸妻  
某氏皆未嫁為夫守義而康女志不得伸遂崎嶇不負其義以死以余  
所聞見如此是何奇女子之眾與昔震川歸有光著論以謂未嫁死夫  
於禮為非取曾子孔子所問答女未廟見而死之禮以斷其辭辨矣雖  
然中庸不可能世之不賊於德者幾何哉以孔氏之道衡之女其今之  
狂獫也與

薛貞女傳 田蘭芳

薛坤者歸德虞城人父契夏母某氏生而端慧少長能於父母言之所  
命與色之所向取父母歡父母亦謂是女也能曲順我而奇愛之為擇

同邑耿懿之子玘許字焉卜以康熙壬申十月二十八日適耿氏而玘先期以病亡坤父母聞之惋歎累日戒家人勿洩事漸達于坤耳坤慘變常度盡去其服飾之麗者灼灼然有死志矣父母覺之語曰婚禮未親迎則不成爲夫婦欲殉過也坤默然意蓋勿從也其母察其然乃作危語動之曰兒生平靡事不順老人意故二老人視兒如掌上珠今欲更行一己之偏見以重傷老人心是不以父母爲念而致其愛也兒既不愛父母父母又奚汝愛爲卽死則當棄之中野不能更視殮汝坤終無言退謂家人曰母也天只而不諒人誠令人悲若夫人死則無知如土石耳又何恤哉以塊然之肉而易中心之深恥吾不忍爲也烏鳶何讐螻蟻何親邪母復命其姊以婉語譬之曰妹未爲耿家一日婦而欲爲之死義與情均無處無處而死是爲徒死且辜父母恩古者當婚而婿若婦或遭喪則使人告曰不得嗣爲兄弟蓋請其別配也夫在且可以別配而無嫌未婚不成其爲婦故也今委曲以順父母命於禮又何愆乎何慕乎袁世袁亥好名者之所爲哉坤曰耿氏之婚命之父母納采以來國人皆知坤爲耿家婦矣親姻則共指而稱之爲耿家婦矣卽坤之心亦久自期爲耿家婦矣今不幸耿氏子死父母欲留我豈能聽

傳傳一百五十四

二

其白首聞中耶若改行是將轉以身繫他姓一身而使名爲二姓婦心且恥之且父母命爲耿氏婦而坤終成是命正爲順非爲逆有女知恥不義父母之所願也又可以爲辜恩耶姊爲妹之所仰不能以義導妹而反欲以浮言搖其所守妹何仰哉姊亦廉於德矣姊難其辭正不復更有所說坤終自縊死死時年十七也論曰自有未嫁之女殉夫者而紛紛之議起至今日而尙未有定也嘗求其說不過謂於禮無據行之者未免過而失中今觀貞女之言實能得先王制作深意有非後世習禮家之所能及者之禮男女當婚時乃通以媒妁六禮之行往往多在雁鳴冰泮旬日閒旬日之閒何則塗人大變哉且旬日之閒禮猶未遽定也禮未定則義無屬義無屬則塗人而已亦如今之曾議婚而未成者雖改行焉無嫌也故禮沒而不著今則率定婚于數年之前所謂六禮此時已成其半則其事旣與古異矣焉有數年身所係屬之人一旦其人死漠然不以動其心焉有數年身已稱爲某人婦而一旦其夫我者死將易其稱而別繫之而覲然不以忤于面而猶可以爲人乎哉不可以爲人尙可以言禮乎哉女之爲此止知求心之所安所謂無求生以害仁者是也焉有仁而不合於禮也



耶使斯世有聖人必當舉而進之孺子泣之列而歎以爲難必不容更  
以禮文議於後可知也至於從令不可以爲孝仲尼固嘗爲曾子言之  
矣又何辜哉又何辜哉

張烈女傳

廉貞

烈女張氏名秀徐州北郭名賢里人父全功母某氏烈女性敏慧寡笑  
言事父母敬謹先意承志有古孝女風稍長工縫績精烹飪佐其母操  
作閨中未嘗告勞年十五許字同里胡欽欽父方教之服賈無暇及昏  
甫議昏而欽以暴疾卒訃至烈女慟哭仆地誓以死殉勺水溢米不入  
口取其廕具悉焚棄之母謂之曰汝在室尚未得爲胡家婦何遽至此  
女曰兒聞女子從一而終無改節易行之理此身業已許胡郎生死以  
之矣敢二三其德乎且所天既失兒將何依唯有一死相從地下無他  
計也父母御前有吾兄吾弟及吾姊在足慰晨夕何須戀戀一女子兒  
志已決父母憐兒幸從兒志固極深恩當圖報再世耳勸之益力其念  
益堅拊膺長號不眠不食者三日夜值防護者疲虺假寐烈女乘其隙  
遂投緘以死及斂面色不改時康熙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則其夫  
亡之第三日也烈女年二十有一

碑傳一百五十四

三

張子曰子以癸酉九月游彭城去烈女之死僅逾百日州人競爲子媿  
媿道其事且言前此已有丁章王三槐殷柏女皆以處子而殉夫子讀  
前史謂徐之人士挾節任氣豈其風尚所昭男子婦孺固不必有閒歎  
不然何奇節偉行若是其纍纍或以禮有女子幼從父兄嫁從夫之  
文遂疑其過爲矯激予謂夫婦猶之君臣也身受其聘則皆婦身居其  
國則皆臣均當有常變不貳之義焉必于歸而後稱節服官而後名忠  
以近事論之東湖之樵不得與正學諸公爭烈矣故以處子而殉夫未  
委贅而效命倍足述也因泚筆記其事而褒崇表揚之典則不能無望  
於操風厲之權者

魏烈婦傳

李恭

烈婦王氏新城王五公先生之孫女而忻州知州新安魏公蓮陸之長  
孫婦也年十五六父曙光許歸魏氏事舅繼石姑田氏盡婦道夫尙儉  
病弱相之敬而順康熙三十二年克儉補易州諸生嘗讀書保定府城  
內時病旋劇烈婦聞之自易州坎下倉皇入侍左右奉養卒不起烈婦  
擗踊長號曰吾無天矣可生耶吞毒半下咽姑見以指出之大哭呼曰  
吾與汝舅俱有年汝夫之二弟稚汝夫死汝又死是死吾夫婦也灌以

藥日夜令人防且曰若叔後日產子首卽與汝烈婦時年十九矣乃強  
理生計茹荼攻蓼不少懈數年後季子克肅生子繼先遂以嗣之烈婦  
撫育甚摯髻鬢督就外傳隨兩叔父學夜歸必令背誦初克儉藁葬坎  
下村側至康熙四十八年韞石立新阡營葬烈婦同穴之志悍動淚  
集裳不可拭已而陽爲歡笑時韞石率二子入府試烈婦撫先曰汝  
祖及叔父出祖母室無人兒可伴祖母寢繼先怙恃久牽裾不去也  
夜夙興視兒寢熟乃禱淑櫛緋以手畫壁曰吾事畢矣志遂矣端坐凡  
上雉經而卒王五公先生與魏公蓮陸皆容城孫徵君門人徵君當明  
季周旋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逆璫之難幾濱禍不懼故其講學以氣  
節入而五公先生更淬礪氣節抱膝著居諸編倚天長號慷慨須眉如  
戟蓮陸亦仔肩徵君之學垂老不悔宜其家婦女之仗節視死如歸也  
安肅知縣薛祖順旌其閭爲文立石墓呼一時歌賦輓贊者無算  
李搢曰吾友惲皋聞每爲吾言人性有四德而今最亟者在羞惡能起  
人羞惡之心人紀烝烝日上矣嗟乎誠哉是言也如烈婦殆激發于羞  
惡者素耶其視人之朝秦暮楚此面怍心不可須臾活而烏得不終以  
死殉也婦父家姑五公以字易州田治珽之子誠甫事夫如大賓誠甫

夜出至漏二三下必秉燭坐待之無惰容誠甫亦早逝撫一啞子育

孫成家室今蕭蕭白髮七十餘矣與烈婦生死皆無負云

陳烈婦傳 林佑

烈婦李姓父楚人從軍家閭既老貧困鬻女於洪塘林氏林故宦宅憐  
烈婦慧而少養爲己女稍長容色端好眾莫不賢之先是林有女婚於  
陳無子歿至是林以烈婦歸焉年二十矣陳素患羸與烈婦處五年僅  
生一女有姑嘗病刲股進不能活夫病亦如之家人莫知也夫垂歿語  
烈婦曰吾病度不能生所念者汝而已將若何烈婦泣曰夫何言亦惟  
有死而已夫頷之及夫歿棺斂醫藥諸費負遺數十金又有幼女在度  
未可卽死乃日夜勤女工取充饘粥以其餘償諸貸家又念父老無人  
養乃迎父於家父病歿爲喪葬皆從十指辦之不以累夫家也幼女得  
痼疾久之卒不愈時已逾祥烈婦欲殉之或勸之曰若夫未葬堂中柩  
數世塵封卽若死骸骨當何時歸土也烈婦艱苦彌厲久之銖累黍積  
得廿餘金始辦身後事遂以四月二十五日治棺廿八日卜穴五月三  
日卜葬布告諸戚屬會送者咸集烈婦治酒食如平時夜旣寂乃沐浴  
更衣謂其妯娌曰妾死期近特來相別藐茲嗣孤更以爲託邵姑應曰

諸烈婦出堂見家人皆熟寐惟燈熒熒然拈一香對夫靈前叩首徐曰時可乎步入房前小廳家人覺有聲起視竟縊絕矣時年三十康熙之三十三年五月三日子時也周身衣袂皆豫嚴辦家人因舉而納諸棺即日與其夫陳及前婦林氏合葬於西郊之洪塘山郡中聞者或拜於墓或弔於家無不歎息泣下

論曰嗚呼婦人死節難矣況能支撐窮困心瘁手痛襄夫之葬償夫之負而不食其言於數載之後卒以身殉者乎吾鄉近多節烈風如烈婦之爲者有幾耶況其出於妾媵者流耶然則世之號爲丈夫有愧於烈婦者多矣

楊烈女傳 劉青芝

康熙三十一年吾邑樊節婦以烈死奉

旨建坊表閭焉當節婦初被殺也有老嫗夢入冥府方理節婦獄曰殺人者劉表及獄具王荊州王習武實操刀表謂荊州習武本營籍其姓劉是獄歷久未決至邑令劉公子章一訊而定蓋節婦之烈又待劉而表著也如楊烈女者遇害時神輒以兇名姓夢告其父如言以獲旣彰彰矣乃遲之四十餘年卒不得邀

彰矣乃遲之四十餘年卒不得邀

神傳一百五十四

五

國家綽楔之典嗚呼其可悲也哉烈女偃師夾河人少失母依兄嫂以生比長許字同邑李有恆未嫁也歲暮其父充官役於外夜夢女倉皇泣訴曰蕭諒殺我父寤驚且疑時方四鼓趨歸烈女頭顱已斷左手五指盡落右手尚持帶牢甚其兄與女聞聲居固未聞蕭諒者同村鼓刀屠也艷烈女久矣伺其兄熟寐攜刀潛入女室欲汚女竟不可得又恐洩也殺之逸去是夜大雪血點洒雪上直達諒戶其父迹之果得諒諒衣濺血猶淋漓云遂鳴于官無何諒縊死獄中事寢不以聞康熙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也烈女年十七

雍正十二年甲寅余請假里居偃學博李君緝以楊烈女事請于學使者鄒表其門矣復以書來乞傳余三叩其死事君三復焉不厭也遂載筆噫風化之倡掌教者主之李君於節烈之久湮不彰者汲汲表暴如此可謂得植教之本矣不可沒也因附著之十一月十四日

芝記

曩子以李學博言作楊烈女傳感學博慕義附載傳末乙卯三月學博終以烈女未邀國典爲憾詳申總制王公公諭縣詳轉非久即當請朝表閭學博復得烈女初死時縣詳一紙寄余其事與頃所述者

頗有異同亦較詳焉烈女名二姐父楊士宏兄作聖兇名蕭有亮女  
被殺夜鄉耆同士宏子秉燭依戶跡兇至亮門獨有血跡急入獲亮  
亮面帶爪痕搜之果得血刀牀下此皆學博三復所未及者其中敘  
件人所驗到屍傷尤慘酷楊二姐一十八歲身屍長四尺五寸闊一  
尺二寸左腮頰傷斜長一寸七分闊二分左胳膊傷長一寸七分闊  
一寸深八分右胳膊傷長一寸六分闊五分深八分左手腕傷長六  
分闊二分右手腕傷長八分闊三分左手中指傷長五分闊一分悉  
不致命喉傷長三寸二分深一寸闊一寸七分此致命傷也昔歸震  
川于張貞女書其死事獄事又作貞婦辯神異記招辭又與嘉定諸  
友書四通其所以反覆較勘詳細證辨者務核其真暴其烈以風世  
耳今學博于楊烈女死事凡所見聞悉以告子恐事久傳舛其死不  
悉則其烈不著故搜訪數載不遺餘力又必請諸大憲上于朝表厥  
宅里使烈女名姓與世久長而後殷殷區區風烈之隱衷始慰其與  
震川固同一扶世翊教意也而總制王公子四十餘年之遺烈採學  
博一言輒欲發其幽光不忍沈埋土中豈不誠賢乎哉雍正乙卯三  
月十七日芝再記

李烈婦家傳

鞠謙

碑傳一百五十四

六

烈婦李氏武定文襄公之次女幼喪母不逮母教而天性淑明諸大義  
年十五適同里太學生子馮翊君其侍舅姑側命之坐則坐不則立終  
日而訥愉無怠容其退也非承命不敢輒出入見之不知爲貴家女也  
文襄公總制兩浙值耿逆之變移鎮衢州傳語洵親戚皆爲危懼烈  
婦坦然曰賊以逆犯順自取死亡吾父材武而忠烈賊不足平也旣而  
果然其識解明決卽丈夫有弗如者馮君以痰疾卒烈婦時年三十二  
生次女坐尊聞之痛絕而醒曰吾惟從夫地下耳於是侍者以粥進不  
食其兄延醫手調藥以奉不欲家人輩更迭涕泣以勸不答姆抱長女  
及次女以就不顧越數日形色枯矣而神氣不亂扶行傍柩側以卒聞  
烈婦事夫婉順於娣如姊妹款款以和出語若恐傷之及當大節於  
死生之際則一瞑就義而嶄然如是

鞠謙曰文襄公之拒逆於衢也介冑坐高阜指揮將士賊發礮擊之左  
右死傷顛仆者數十輩而公不移已而礮子掀公冑入地尺餘公陽陽  
如常不爲動當是時公惟知  
君國之是殉而何有於身余謂忠與節一道也若烈婦之夫死不回其

得公忠烈之氣於性生而致命於其夫者與其從孫進士刑部主事文木君與余兒子遜行遊屬爲作家傳以示後嗣余老鈍不能文而樂道其事然烈婦豈藉文而傳者余之文且將託烈婦而傳矣

吳烈女傳

徐鉉

烈女吳氏名淑姬歙人吳瀚女也許字黃是未嫁是游學楚中死計聞女絕粒不欲生父母慰之曰靈節毋烈也乃稍稍食是柩歸烈女往黃氏哭盡哀父促之歸女曰我黃氏婦也歸將安往父不得已從之越幾日是將窆夜中女自經死年十有七初烈女之臨黃氏喪也進之以窆服之以幘進卻而勿冠入次再拜勿哭退而就其姑哭於房幾絕君子曰是可謂知禮矣不巽而窆謂未廟見也不哭於其婿於其姑謂未同牢也嗟乎女未習乎詩書之教既以身死而又嫻之若此是誰爲之誦說也夫

李烈婦傳

田蘭芳

李烈婦焦氏睢州人庠生謙之女也幼歸李岸岸父在茲癸卯王西樵先生所舉士其叔祖遜則己亥名進士也漸濡家學甫垂髫爲文卽中程度十八列于庠二十二餼于三十人中錚如也李氏雖累科第然起

碑傳

一百五十四

七

寒素家固貧姑性復嚴一切織紉炊春皆烈婦身任之或至寒月綦巾有不完者烈婦性柔靜識大義處之怡然一若不知貧窘之可戚而私慶己之得侍君子也未幾岸病且殆就醫外舍烈婦日從家人口中刺岸狀問少差則色喜爲之一飯卽劇則涕泣不食禱以身代而岸竟不起視斂畢卽投纆眾其救之不死然容貌音聲以縊故盡變其舊卽所親者審視亦皆不復能識也比葬再縊皆以救免因私念曰我示人以必死之形人日虞我死我死不得時決何如我以不死解人將信我不死我乃可速成其死於是語家人曰我屢死竟不能死豈天不欲遽息我以死耶雖更求死無益何死爲漸問家事操作若平時家人遂信烈婦果不死矣防盜懈卒哭拜墓歸因得開戶自經死州人聞之莫不悲岸而嘉烈婦之百折必遂其志也

論曰言必有徵者爲可信司馬遷作史記於人徵之夏無且於書徵之左氏世本戰國策於地徵之箕山大梁之東門蓋以無徵不信不敢以誣天下後世也獨至五帝紀述堯事乃曰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乃權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此

其言抑何徵哉亦揆夫理之必出於是猶之乎其徵焉耳余之傳烈婦也既受其始末于岸之友湯溥而復斷于理之必出于是者義寧無所竊取云

陳烈婦傳 王時翔

陳烈婦者吳人去郡治五十里而居其地曰塘邨夫某業坊時出外且久烈婦常閉門績麻不輕與人接語介如也鄰某甲者嗜酒而兇窺烈婦美思犯之一日倚酒徑過烈婦家問某郎在否則又曰某郎又出矣他日復來問如初已乃調烈婦曰某郎數出柰若獨處何天乎何子之婦不若若也烈婦怒大罵甲笑而去夫歸烈婦哭而告之故且謀他徒避之夫懦而愚曰將焉避卒乃以刃授烈婦曰彼來汝殺之烈婦受而藏諸褥於是其夫適以坊詣郡甲知之易新衣而過其門往覓諸惡少會飲夜二鼓甲乘醉偽爲烈婦夫叩門烈婦方抱三歲兒乳未寢聞聲驚疑置其兒兒啼掩兒口以聽甲遂排戶直入犯烈婦烈婦以刃投之力不能傷甲怒奪其刃刃烈婦洞胸而死兒猶以爲母寢也索乳號不已至旦鄰婦異之入而視則赫然死人也路輒窮盡夜不能過一里鄰村人乃知甲所殺方甲之殺烈婦而逸也路輒窮盡夜不能過一里鄰村人

碑傳一百五十四

執以來夫歸白縣鞫得其狀甲伏誅時康熙某年月日也里有塾師曹叔素老而未娶盡出所蓄金建烈婦祠圖像以祭且訪近地之寡而能守者九人以列于旁

王子曰嗚呼烈婦之死烈矣予嘗過其祠拜焉烈婦一婦人生編氓家不聞師氏訓卒能殺身以成其節況士君子學聖人之道者耶然予慙觀史籍更三千餘年其能死事烈烈可傳者可數也嗚呼烈婦其可以無書也哉

海陽陳烈女傳 藍鼎元

陳烈女名寶娘廣東海陽人府小史陳子穎女也幼聰敏有弟讀書旁觀輒成誦通孝經內則以古賢女自期代母操井臼食貧作苦循循乎大家風範焉年十二許字邑人黃士振士振父開春太學生也辛巳捐館舍女聞撤簪珥疏衣粥食越暮未嘗一華飾里人方嘖嘖孝行以爲賢且知禮未幾而士振訃至矣時在機失梭昏仆坐地拊膺慟哭少聞請奔喪父母不許女嘆曰夫者天也既失所天有死無二然必親治三年之喪始盡未亡人之禮今二親既不我行死且留餘憾夫母劉氏勸之泣曰兒非不念父母自甘不孝願婦人以貞信爲節虧節辱親不

孝尤大伯母侯氏孀守者教以在家守義可慰父母心完貞志節孝兩  
得女曰伯母苦節乃爲孤弟在懷宗祀爲重兒所處不同各行其是而  
已遂絕飲食三日水漿不入口出笥中手迹少時珍玩雜物悉焚之書  
籍筆墨付諸弟勉以讀書泣數行下父母防之密不得死伴改容機聲  
軋軋若無事者舅氏劉亮夫至多方寬喻慨然許諾父母以爲信防稍  
疎治觴款舅忽而雷雨大作家人晒衣服者急走收之則見女已自經  
瓜架間疾呼不應急解下死矣雖甚雨而衣裾無沾翼日形神不改於  
篋內得遺詩一首有奔喪違妾願迅步逐郎踪之句時康熙壬午六月  
廿有二日也年十八署海陽令安定枚潮守梁文煊白其事于上憲以  
格于例未題旌檄造致祭給匾褒之夫家迎其喪合葬于百丈埔之原  
論曰陳女幼知書通孝經內則以古賢女自期立志固已不薄矣泮水  
未迨鵲偶分飛使其長侍膝下未嘗不可扶植綱常增鳳城山川之重  
然曠日遲久事更艱難不如一時烈烈舍生取義之爲快也人生百年  
總有一死患不得其所耳陳女雖死猶賢于生嗚呼可謂明哲也已

吳姬傳

李恭

姬封邱吳氏女也幼孤爲人略賣北里迫之倡誓以死不從後其兄知

贖歸鄆城李長華遊封邱聞之遂聘爲下妻奇愛焉長華以入貲需選

俾傳一百五十四

縣令寓燕京姬從操井曰八年甚力甲申春長華病逝姬孺子呼曰吾

主吾願與主同死孫檢討勸本李姓夙與長華通弟好往弔聞其哭  
曰嗚是異常聲爲具棺殮姬呪之曰左度右側可再容一棺乃止翌日  
遂飲鴆檢討馳救之曰而毋死而主君死而又死他日君之子來疑問  
臧獲其何對且而護喪以俟君之子來而致之而事乃畢也姬曰然遂  
不死十餘日長華次子至知其事曰而何爲死倚我歸葬吾且以子與  
而爲孫以酬而勞檢討佐之曰是可以不死姬泣無言夜半竟經死  
李塚曰賢矣哉姬之死也含笑相從地下又何言獨念檢討君以貧官  
其交遊如長華者亦多有然嘗分米給炊比卒典朝衣爲之具姬死又  
具槥葬之真空寺側去廣甯門十里而近西瞰西山東帶普濟橋水二  
松謾謾其上明人詩所稱真空寺後雙松樹是也檢討急友朋篤重節  
義吾願爲執鞭矣

林烈女傳

藍鼎元

林烈女名奉娘漳浦烏石人也幼穎異從女師李氏授曹大家女誡通

達大義稍長好筆墨晨夜不輟其父呵之曰汝欲作女博士耶婦人勤

織紅宜酒食足矣於是學女紅亦軼儕輩性孝順無疾言戾色足不踰閭羣從兄弟有終歲未嘗覩面者蓋其貞靜然也年及笄許配雲霄人吳鶴鶴爲邑學生珩三子二昆相繼歿沒未幾鶴又病女聞以爲憂多託故不食夜則焚香禱于天乞減己齡益之庚寅某月日鶴竟死女聞訃哀慟請命父母乞奔喪父以女未見舅姑行婦禮且烏石去雲霄百里餘弗許因悲甚中夜自經母呼家人破戶救之良久乃甦自是寬慰百端許以不再適人而女亦若有所待者布衣蔬食屏黜鉛華凡親族婦女喜慶宴遊諸務概不與聞矣在父母前或勉強笑語每當風朝雨夜嘗以吳事爲憂流涕哽咽枕畔淚痕至透牀褥不敢令父母知也其意在吳家立嗣歸而撫之而吳之二昆既歿繼母所出者尙幼久之寂然女度吳家終無立嗣意乃決計完貞與女伴訣曰吾命薄不如人而諸姊遇我厚不忍遽別吾今無他望矣吳嗣不立吾其死也眾愕駭未信女曰若第視之室中有井吾畢命之區焉女伴多方勸解不可回因相對歔歔濟然淚下一日母語其父以女終身事爲謀父應之曰吾已召媒妁有成議女默然歸房中衣吳家納幣裳服投井以死時辛卯仲冬十有八日也年二十歲出其屍笑容可掬衣帶中有屍歸吳三字乃

聞於吳合葬焉邑大尹汪公白其事于上憲褒之

碑傳一百五十四

論曰余觀林女奔喪不得立嗣不能其志誠可悲也彼與吳鶴初未謀面乃能引決自完可不謂知大義者乎心同曠日骨冷寒泉雖其德性固良亦得力於班氏女誠者世俗動言教女不令識字何其謬哉

劉烈婦傳

丁子復

河南太康劉烈婦李氏年十五嫁劉埜埜家南關外劉村與許村接壤烈婦嫁埜之二年姑令采菽于原原介劉許兩村間許村有許鐸者持鐸原上斃婦而挑之婦怒置且走追薄之力拒得脫鐸懼泄直前挾婦脇舉鐸斫頸不殊刺胸乳死時年十七埜祖逢源怪婦久不返往視之死矣聞諸官緝賊不獲越三日鐸忽發狂持鐸趨采菽所自言殺烈婦狀連稱當死當死眾執詣官鞫之得實鐸母劉逢源從女也賄寢其事鐸竟不死明年鐸又發狂持鐸走家人迫而奪之不得走如飛竟之烈婦采菽所揮鐸抉胸斷喉死

丁子曰此康熙五十一年事也聞諸朱先生應辰朱先生聞諸太康人以數千里之遠與數十年之久述其事凜然若在目前顧其時上下皆以賄蒙豈人心有時而死耶乃沈冥之冤鬼神中之皎日之烈傳誦及



之則人心固未嘗死抑知人心之不死烈婦實有以生之耶余故爲之傳以俟史氏采錄

洪烈婦傳 盛肅元

烈婦洪氏漳浦杜潯農民薛燕妻也父洪仁母吳氏禱北帝廟神而生氏生顏色有光因名艷娘性穎敏寡言笑數歲習女紅工絕年十八歸燕燕故式微又以大父父避亂江西往來遷播家產零落餽粥或不充洪氏處之宴如也姑早故事翁以孝聞及居翁喪哀毀如禮營墳奠祭必與燕偕遇家中妯娌大小和睦無間言二十八歲不宜子抱養又不育朝夕慘然勸燕置側室曰但得有宜子者吾以身下之燕以貧辭而薛門祚衰替燕兄弟相繼淪亡燕亦染血證臥牀褥洪日夜扶持湯藥不離側燕不食則與俱不食及病篤絕粒亦如之舉家惶懼勸之餐進粥數口而止蓋度燕疾必不起有殉亡之志矣先是洪事母孝母吳最鍾愛之家既相近時來往饋遺每見母及門欣然竟日至是聞婿病篤來視女與處六十日洪獨不喜辭令去母微叩之答曰生爲薛人死薛鬼耳吾上無舅姑下無嗣續從夫而死義也母爲好言勸慰之則曰我死正也母毋戀我母一日攜菜乾來遺洪棄諸地曰我與婿食不

碑傳一百五十四

二

盡矣似吳氏在旁私謂曰孀素孝何遽如此垂淚答曰母極鍾愛我曩者嘗云女若死則我與俱我果死母必哀痛成疾是重我不孝也今故拂逆令異時不我戀也母終不忍去因勸立嗣似吳氏有男三願以手抱者爲繼洪懇之曰幸次者與我稍長易成立也燕疾篤湯藥多不能盡輒自欲之母遽阻曰藥豈可苟欲曰生死與其藥何有焉且夫所食也不可棄地一日呼小姑綾曰汝喚嫂來爲我計世間曾有大棺可兩人同殮者否嫂曰我與汝繼汝當撫兒子成立安得死則陽笑曰謝似繼我我戲耳焉有許大棺可昇出門者乎時掌生蛇頭瘡腫及於臂日夜抱持其夫略不覺痛楚連燕疾已革難久留反陽言夫證漸回且瘳因強食言笑以慰家人日給母令去母憂亦稍釋乘閒謂母曰母離家久宜往視明晨北帝誕祭訖再視余是晚母去洪氏盥櫛沐浴家人未喻也夜二鼓燕氣絕洪獨抱坐牀哭聲起家人奔救移時復甦比雞唱眾皆倦因放令穩臥辭家人回息獨小姑綾侍留不去給之曰汝兄睡矣我亦將息片時無留此綾出少頃燕沒洪氏爲燕揭寢帳端蓋衾自著新履緊束內衣服嫁時裳服取繒扇交頸懸牀榻端坐而死天欲明綾叩問無聲擠戶入見嫂頭頸低向殘燈未滅呼之不語方知與兄俱

近時康熙壬辰莫春三日也夫婦年俱三十歲鄉人哀之浦紳士言於汪令君以其事上聞請旌焉

論曰杜潯薛氏世未有通顯者至明孝子薛大義垂邑志族始有聞燕故農家祖父四世同爨代有令德又得洪氏為之婦亦足榮矣洪少不習詩書乃能勇於取義如此孟夫子所謂性善不其然乎人苟能自樹立巾幗猶堪不朽為丈夫者鑒諸

賴烈婦傳藍鼎元

賴烈婦名媯娘平和士人張習妻鄉飲賓賴天向女幼端莊不苟言笑年二八歸習夫婦歡相得也事舅姑極誠敬居處肅嚴動有禮法己亥秋習病服事惟勤多竟夜不就寢庚子夏四月習卒賴氏哭且號曰我事君曾未幾日胡遽舍我去耶屏水漿絕粒朝夕哀奠家人慮其有引決意頗防之時以習父母在堂靈座置內室賴嫌几案狹小涕泣請舅姑大之從焉檢習所讀書整齊卷帙供座右一日抱二歲女至姑前情詞悽惋若寄託狀亟請為夫立嗣五月之四日嗣定設祭畢拜謝舅姑遂怡然加餐飯姑與之桃劈其半嘗之以美者奉姑家人謂其哀稍節也不知賴已先期令婢子向鄰人假薙髮寸刀為自裁計矣和顏入內

神傳一百五十四

三

引凳坐靈座旁從容自勿將刀置几上姑聞房闔內有哽咽聲亟趨視死矣血淋漓注衣端坐不仆時年方十有九也姑為理髮盥洗則見刃痕已聯合無間止一線微紅翼日殯殮顏色如生邑人士奇之以告于大尹談君請旌獎以勵風俗

論曰賴氏不待終喪急于死者也然不死絕粒屏水漿之日而死怡然加餐飯之時殆明于死易立孤難者耶宗祀有傳從容就義不造次矣若夫端坐不仆刃痕自合則正氣精誠團結鬼神陰呵護之非人力矯強所能然也乾坤柱礎得之蛾眉嗚呼偉哉

書裔烈娥事章原姑附見

楊升菴作孝烈婦唐貴梅傳歸熙甫書張貞女事皆不憚刺刺言之夫貴梅以府官毛旺受賊不獲雪而傳於升菴之文張貞女以張副使邸評事得賄將寢其事以熙甫之爭得白裔烈娥死事與張唐前後若合符節恭逢

盛世有賢太守為之理而請旌於朝一時紳士建祠祀之以視貴梅之遇毛旺張貞女之遇張副使邸評事幸不幸何啻霄壤向嘗彙輯府詳志傳詩文為一卷亦云備矣然傳聞之詳略異同恐後之人感之也復

爲書其事吾鄉黃珏橋之裔姓爲望族瀕湖而居曰裔莊無他族娥家獨貧父病將死亟覓婿爲媒誤許西門孫大成時娥年二十一終喪年二十四康熙辛丑冬十月適孫煤云孫銀鋪實則磨豆乳爲業姑魏有女二人長適陳爾德次適凌九齡爾德迎父樞江西九齡父以婦不安於室控縣存案於是二女居母家有縣吏楊綏萬及孫成武與其母子通魏漸呼娥出娥扃戶自守明年正月呼益迫乃告夫約俱死碎鏡及梳具示不復爲人十三日夜夫婦甫縊鄰覺救之不得死二月歸而哭訴於母並告兄振遠但言有外人往來言之不明中夜持母袂泣臨去檢母篋中青白線各一束曰兒必不玷辱祖宗是爲三月二十二日四月初三日成武綏萬相繼來宿十日不去十七日夜魏迫呼娥出娥不應魏惡詈之不應諸淫醉裸而謀窗下娥乃用青白線合上下裏衣縫初至足更以青白線縊而死線斷垂地魏覺不救惟以婦縊駭客去盡有其裝物以病死聞其母娥之舅祖郭進士嗣齡曰母老憊兒皆鄉愚惟鄰人悉其慘嘉其烈平日以母家遠每遇非禮必泣拜鄰謂將來務作證以白吾潔江都黃湄曰娥死鄰人鄉人塗之人皆奔走太息號泣拜屍下或語侵魏魏反脣焉眾激而譁俄集數千百人愬諸府知府曲

碑傳一百五十四

三

卓孔公繼涵親鞫之獄成創諸淫如令設具親祭於柩前葬平山堂之右岡樹坊曰清白銘心撫軍吳公聞之給扁曰捐軀明志初娥死大成自刎不殊魏匿箱籠什物寄金麗生家鳴坊報縣言娥積銀四錢將買布爲大成索去買豆以致自縊江都令不能察會眾鳴于府府飭儀徵令檢驗知戒事情實乃駭縣振遠供出凌姓休歸弔閱縣卷如所供孫家僱工名二子者亦供男女曖昧本末坊差又獲孫成武于金麗生家魏氏等不能諱獄乃具余聞諸振遠曰楊綏萬縣吏也故縣庇之府終以裸諱爲綏萬諱僅科以杖不罪其強逼也哀哉然太守讞語云人非甚不得已孰肯輕棄其生黃湄爲碣文云烈婦之縊諸淫逼之諸淫之逼姑嗾之夫非嗾之逼之亦何不得已之有儀徵方石川先生表其墓云諸淫伺大成他往裸諱窗下而府詳則云是日大成與裔氏同處成武等自無窘辱之事因姦威逼之條自難向孫成武等比擬嗚呼大成在室其母雖淫能呼其婦出乎孔公賢太守也而庇一縣吏吾爲之惜矣乾隆丁未閒有伶人朱三者縱其妻淫呼婦迫汗之婦不肯卒以剪刀殺諸雪中時有爲之說者又賂父母家官乃不理吾友汪晉蕃作檄以討之余亦撰樂府辭歌詠其事惜不能如升菴熙甫之文足以傳婦

雪婦用是思孔公之賢又何可多得也歲壬戌余在錢塘館阮撫軍署中見秀水章原姑烈詳文先是原姑父坤元姑與母居樓年十九縣匪張五者屬唐士方張勝林強委禽父不肯而許北門楊姓五乃率其徒沈文英周高讓於門誣女嘗私與之盟姑聞大泣是夜縊死辛酉九月二十日事也議者引鄉曲愚民隨口斥辱之例欲寬之罪撫軍不許曰始而謀娶既而誣辱於門當用死律卒議絞而姑請旌或曰五縣隸也諱爲衣工欲寬者得毋以隸故耶余嘗錄其案於道聽錄中振遠與余爲中表親其年九十餘賣魚市中乾隆乙未夏六月縣隸陳猴者誣振遠抗魚稅繫其子辱之致其子投水死邑令王某亦以隸故不欲明其事給棺錢答責而已振遠遂傷痛至於死去嫉死時五十三年

李烈婦傳

陸奎勳

李烈婦者姓徐氏母陸予族姑也烈婦幼讀女孝經女誠通其大義以故善事父母先意承旨織紉爨汲執勞弗敢辭年十七歸李載華李與徐皆蘭溪右族轉徙當湖舅明遠長厚人也當烈婦嫁時姑陶氏疾已頻危未浹月而死踰年明遠亦死烈婦自傷命薄不得久侍舅姑盡賣衣飾以營斂殯而載華衰毀成疾踰年復死烈婦時年二十誓不欲生

碑傳一百五十四

父母勸止之曰從死易撫孤難汝素知其義而可不顧李氏一脈耶烈婦泣承命乃依棲父母家踰年孤兒竟死烈婦拊心痛絕浼其族人返葬三喪於蘭溪祖墓乙未三月清明日哭奠靈几闔戶自經死杭省金郡丞西山攝篆湖邑聞而往弔里中競爲詩歌子謂烈婦大節可風宜立傳備史乘採擇非以其私親而有所溢美也烈婦父名新瑛隱於藥肆人稱耆德云

贊曰死生之交難於引決是以婦德無終巾幗蒙恥也昔歐陽子五代雜傳於長樂老諸人滾慨四維之不立特標李氏之節於卷首今烈婦遇尤阨窮竊謂天旣賦以貞淑之性曷爲摧戕之過酷抑知遇不屯節不顯滲血淚於五六年中而彪汗簡於千百祀後蒼蒼之玉成者大矣嗟夫讀書砥行之士尙其覽茲而感興哉

吳烈婦傳

吳定

歙西有萬家之市曰巖鎮其東鳳山之側有巨冢豐碑屹然聳立者蓋里人潘廷諫之妻烈婦羅氏之葬地也其後越三十有五年同里吳烈婦亦葬其地地故屬潘氏而潘氏以婦德相若也以其地歸吳於是二烈婦冢後先相望相違不數武也烈婦姓朱氏涪邨人年十九適吳官

來宣來爲上舍贊鴻季子徵君瞻泰之孫大司成苑之曾孫也宣來疾卒無子朱氏視舍殮畢泣曰吾尙未獲死所也越六月喪車將行請於姑往省其母母持其手而泣甚哀然猶未知其欲與母訣也旣歸殯柩于郊薦主于寢徧謝門內長者遂闔門自經死時年二十有九初潘氏之死適大司成

子告里居崇植節義徵君受父命與姻友經紀其喪殯旣舉設祭三日郡東南會葬者數千人一時鳳山之側冠蓋塞道今其盛事再見卽出大司成之門風教所宣閨門之內凜然嗚呼可敬也已

鄭烈婦傳

藍鼎元

烈婦鄭氏廣東澄海縣儒家女海陽縣民梁至良妻也至良繼母所出有前母兄曰梁某爲諸生繼母亦鄭姓孀守撫孤視前子如己子生與至良兄弟怡如也婦年十八歸良良性孝友任勞勤藝圃力田以衣食其兄使專儒業婦事姑尤謹睦娣姒井臼操作澣濯掃除之役皆獨力爲之姑喜良夫婦之能承歡又生得采芹列於士類儼然詩禮人家可以娛老矣雍正三年乙巳至良卒遺孤女三歲姑痛子傷心慮婦年少家貧必不留哭之慟婦矢志養姑且云有五月娠倘得男可延夫祀姑

碑傳一百五十四

五

曰如窮餓何對曰婦自爲之所卽餓死亦甘心耳居無何而梁生有不可問之意婦堅貞自持俯首飲泣生不能容迫改醮婦不可生故促之雪涕哀求請俟腹中兒誕育生不得已暫聽旣產男不數月復迫益力以爲必將累己婦曰我自求食一絲一粒不以相累也家有田八畝生悉踞之婦分得圃畝許穰子牽女荷鋤種漑於羣從娣姒閒爲針黹爲磨春易齋米以奉姑養子而自食糠粃時潮中歲歉米斗至數百錢丙午丁未未涸饑流亡載道婦拮据幸延殘喘姑及子女皆無恙人咸重焉生憾其無去志百計窵之值族女與生之女鬪族女走依婦生女逐而行兇婦阻之遂愬於父母皆閔擒婦出撻婦曰我知罪矣無以寡弟婦軀體辱尊拳也生猶不肯已擢婦鬢毛用猛力連拔之婦旣歸房中念所親毒虐無已勢不可以復留濟然默坐夜出平日所績麻及敝衣裳投之火恐火光爲所覺手持小釜火起卽覆之又以衣裳各一付女曰此猶可蔽體若留之明晨母將去若善視幼弟早起跪姑前泣曰婦不能復事姑矣姑哽咽不能語又遍辭羣從娣姒皆歎歎息而別家命一原媒偕之去媒卽姑鄭族子也婦行至廣濟橋仰天一慟呼其夫者三遂躍入韓江死時雍正六年戊申六月朔日也婦家無父母昆弟生

嗚原媒以失水欺鄭族而混其迹焉雍正九年辛亥海陽尹張君修邑志憐婦節烈爲次其事於遭賊完貞與諸難婦合傳曰雖非遇盜也情與相類傷哉

論曰余讀海陽縣志至鄭烈婦事不禁三太息也其旨遠其詞嚴蓋尙有春秋書法焉婦女守貞綱常底柱奈何強使易志全無惻隱之心天地間有此毛角人乎余悲鄭氏之志哀其遇欲詳其事蹟博問諸正人君子久且確而後論定秉彝好德人心同然貞魂能終寂寂哉將直書生名則生不可以立于人世余職在彰善不在彈惡姑爲諱之卽鄭也亦志爲夫立節耳之貞之烈皆足爲綱常底柱且烈較烜赫則逼之乃所以成之何必復留遺恨於毛角之親含笑九泉可也

書烈婦馬氏事

附正靖

烈婦馬氏故福常把總馬成功女適福山章揆蒼生子輒殤揆蒼病且殆屬以奉養舅姑涕泣受命揆蒼歿久未克葬殯于某所舅學洲貧老且病瘋或爲之謀謂婦艾而族姓少卽嫁之聘錢可獨有也營將某致重幣及富人嚴某先後來逆皆死拒得免學洲固深惡之矣章有族孫曰小五土豪盧某之甥也詭盧謂能致之與馬相卿者定謀使其姑給

碑傳一百五十四

共

以俱往省某親婦覩姑升輿不疑遂昇以如盧氏及門覺有變顧不得脫乃散髮踞地坐哭且晉盧大驚愕俾嫗爲好言許送歸婢女日夜謹伺之誘警萬端大陳金綺爲餌且厲聲曰吾翁與若爲姻家胡無良至此吾所以求歸者爲夫骨未埋且遺言不可負耳若必欲見迫卽此爲吾死所矣焉用金綺爲悉擲諸庭盧度終不可犯顧重情聘財又恐一旦致死而破家也踰三月始送歸而小五等以償錢脅學洲復爲學洲謀築室予田使獨居以守實盧之別業也居數日盧盛服至婦憤恨觸柱抵几折一齒盧益怒乃陽白縣聽歸而使學洲戒門絕之烈婦呼搶求哀方嚴冬屏營戶外風雪僵凍卒不納寄居舍旁尼菴又不許亦小五等謀冀其困而改圖也婦有妹在某氏將爲訟冤盧又恐授意學洲迎還畜以奴隸食以犬豕之食烈婦安之無怨言尋復逐之守備陳某過其地見而問狀俾其族之隸戎籍者諭以大義學洲不得已納之未踰月又怒而擯諸門外烈婦乃拊膺曰非一死無以明我心或勸爲尼烈婦曰身體髮膚不敢毀傷吾向以憤怒折齒至今悔之且吾違翁命不孝從翁命不節不孝不節苟活何爲孰與全而歸之見故夫地下卽走其夫殯所哀號徹日夜逮潮上時拍手連呼曰盧賊殺我盧賊殺我

跳波中死焉時雍正六年十月二日也年四十有二尸隨湖上下後十日獲之蕭家橋邑侯親驗視其裏衣皆密縫初佩一小囊貯所折齒云侯歷詢鄉老具言其節烈不污萬口無異詞嘉歎良久捕諸兇鞠治而章小五者竟匿不出或以烈婦居廬舍久慮不免受汚歸熙甫論張貞女事謂貞女苟受汚當不至死誠死矣一死足以明之此可舉以斷斯獄也烈婦之死誠若稍後察其雅志視古之傍皇山澤吞氈雪之徒亦何以異謂一死無足重輕以弛諸致死者之罪熙甫所謂為賊地者言之也紀烈婦死者甚眾孫子寶洲所記為詳質之里人及嘗往來斯土者皆曰信為剛次其語以待夫如熙甫者論定焉雍正己酉八月里人陶正靖撰

陳烈婦墓碣 劉青芝

雍正癸丑余請假歸里周生涓述葉人之言曰節婦陳氏前以烈死今始得請于

朝烏頭綽楔旌厥宅焉而表墓之詞闕如著揚風烈昭垂奕禩史職也敢价子以請余閱其所紀死事殊未詳越一載又來請曰礪石以待矣余惟撰述失真無以永其傳走書訪諸士著悉得其顛末乃據而敘之

烈婦姓陳氏葉縣人龔良翰妻也九歲失恃頗不愛于其後母年十九

歸良翰生一女三歲而良翰死氏年甫二十三爾後母將改嫁之烈婦涕泣拂衣歸自是絕跡陳門依叔父居而異宮焉其叔母弟郭麥者時時往來姊家竊伺而艷之久矣乘夜持刀穴牖入直犯烈婦時作伴者鄰女也烈婦急推牀下而以徒手拒賊指斷刃及左目目傷身被數創卒不得亂叔父覺急往撞門入賊已自牖逸去烈婦氣陷僅屬鄰女匿牀下者血淋漓被體盡烈婦血也時雍正七年元日叔父心知賊其麥也遂鳴于邑令繆捕繫獄未具繆旋去承審者為楊維忠烈婦將元日後遂絕粒叔母牽其女往慰之曰此呱呱者亦汝夫兒也汝死將誰依烈婦因憶少失母艱辛狀又念其夫所留遺只此雛勉進食焉越五月八日邑令楊若有疑于烈婦者將鞠治之會所生三歲女前二日以痘殤烈婦于是自縊也嗚呼悲哉亡何楊以他事下葉獄繼知縣事者施睿邑人合詞以白郭麥正國典烈婦乃得旌表如故事蓋雍正十一年距其死時已五載矣昔劉子政傳古列女為目七烈婦有其三夫死不貳貞也恐以已故汚鄰女智也慷慨拒賊以死節也余故樂表之以傳焉楊與施葉令合詞白者葉士夫余史官

也直書不諱亦竊取歐陽子五代史善善惡惡之意云爾  
烏蒙烈女傳常安

烈女年十五六姿色端麗不知其姓氏里居庚戌八月烏蒙猥逆作亂殺官屠城掠子女財帛女子年少者頭目自取之烈女同村婦二十餘人立棚下抵暮猥乘醉持刀入以次叱眾女去衣不從者以刀背撞之從者九人次及烈女烈女不從猥欲撞之復止凡數次終不撻蓋以其美而憐之也忽小猥進曰某某持酒肴相賀猥棄刀出圍坐大嚼酣飲移時猥營有火坑雜置柴炭焚之以避寒烈女於猥出時收淚拾刀趨坑後把刀向外立村婦曰此將抗之耶恐不敵一婦曰女羞澀欲於無人處從之耳言未竟猥猥爛醉踉蹌入覓女不得詢村婦得之回至火坑舉兩手前抱烈女烈女迎刺猥洞腹仆地立斃小猥驚走告眾猥眾猥至烈女已自剄死矣眾猥怒碎其屍村婦乘間逃出者數十人時眾方鏖戰忽傷一大頭曰猥氣爲之頓沮子聞之曰此烈女平猥第一大功也

陳烈婦墓表

馬榮祖

烈婦周氏江甯人隨其夫陳國材遷揚州國材一夕暴卒誓從死舉夫

碑傳一百五十四

六

所遺財授其族子某曰明年寒食好舉一爵爵墳也其父聞狀越渡江相對唏噓不已婦曰翁聽兒去兒此夫好勿誤兒每晨起哭盡哀端拱上食夜則蒲伏棺旁先是烈婦語人曰死易耳但不忍毀傷肢體連吞金環不死遂不食鄰媪日數輩至警慰百端卒不可奪咸咋指歎息二十日勺水不入口烈婦素健絕粒七日猶坐語已而委頓甚乃伏枕當是時眸子陷入欲枯光注靈匱不轉兩手據薦席爬搔草寸寸碎裂死時年二十有六雍正九年辛亥三月二十日也距其夫死五十有一日烈婦適陳甫半載不逮事舅姑無嗣子決計一死其審義至明更歷許時不回不激其守義最力聞者哀之子既感其事因徧訊在旁知狀者語悉合撫實而表之固都人之志也墓在郡北平山堂之西其左爲裔烈婦暨霍池二烈女四家比立如鱗次十餘年間後先相望也

陳烈婦傳

許節婦附見

藍開元

烈婦陳氏名貞娘海豐縣民陳英芝女同邑黃允卿妻也年十九于歸甫一載而允卿卒氏號天慟哭絕而復蘇者數次決意殉之有遺腹娠數月矣舅姑勸之延夫祀婦巽然輟泣曰諾及月辰產得男家以爲慰婦抱男拜舅姑哭而納諸姑懷中曰婦不孝不能事母反以藐孤累老



人婦死有餘辜也卽絕粒不食所親皆泣涕多方勸解婦且哭且拜曰夫已死義不能獨生所不早從地下者以身有數月之娠耳茲幸得男吾願畢矣絕食七日而死時年二十歲與夫合葬于大安之原

論曰陳氏之死何其急也舍生取義若恐人之奪己而過此卽已無及也近世丈夫作事多遲疑能如斯之堅定果決者有幾哉海豐詩禮之邦士敦品行女尙貞烈沐浴

國家化行俗美非偶然也邑有節婦許氏爲黃元輔之妻年二十一而寡遺孤週歲矢志柏舟事姑盡孝教子成立今年八十有一六十載凌

霜苦節亦盡內之完人乎諸節烈皆以家貧弗聞於遠今辛亥冬舊令尹天長王公臚厥事蹟以言于郡守吳公吳公欣然爲請旌表余是以知之王公在豐日淺適丁饑饉盜賊之秋邑人士未遑語及今去邑四年猶留心風化惓惓不忘若是則君子之所爲可知矣許氏尙稱未亡

人應俟後之載筆者

馬烈女碑

倪

雍正九年十一月初四宜良縣烈女馬氏元姐殉節死邑士大夫哀之咸奔走以告於令長師儒曰人負正氣於天以生而綱常之重男與女

俱有責焉邑民馬洪烈長女元姐許配同邑鐵鳴珂子峻未婚今月

日峻以時疾死訃聞元姐哭隕絕既甦告父母欲赴喪不許及父母往

弔留二幼子伴女元姐給弟出登樓易素衣自經死其弟歸索女兄不

獲而泣鄰媪聞聲往視元姐在懸面如生氣息已絕蓋其貞烈之志誓

死靡他如此制夫死而妻殉者免旌非細其義恐開從死之端而導之

以偏激也然非所論於未婚而殉節者夫君臣之義重則執干戈衛社

稷雖汪齡童子可以弗殤以厲忠勇是未嫁閨人以綱常名義爲念而

肯殺身以明志亦宜加之旌表風示遐邇固權衡名義主持世道者之

務也令長是其言具狀上之於是旌其門表其墓倪蛻爲之銘銘曰

大者爲綱小者爲紀人道整齊上下疆理經乎天地婦德之貞有死無

二有終無成於彼元姐相攸於鐵鴈幣旣將琴瑟是叶何辜於人何辜

於天我儀不淑而殞其身先王之道行之以禮旣曰行止曷其更止一

與之匹終身不移穀則異室死則同歸嗟我高烈人倫之式曰忠曰孝

其儀不忒齊之北宮宋之伯姬忠思烈性日月昭垂茫茫大地鬱鬱邱

墳百爾君子視此貞珉

賈烈女傳

楊應琚

賈烈女者西甯人賈洪基之女年十八受聘周英俊嗣子琦琦暴疾死訃至女家女聞之裂頭上帕刺刺有聲悲哀欲死之父母不許欲往哭琦又不許自是遂縞衣素履號泣不輟聲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夕焉見者皆爲流涕父母憐之爲好言勸解皆不答令弟妹家人環守焉久之有老嫗自鄉來者不知隱諱直於女前言婚事女正色曰馬無雙鞍女無三夫何婚之議卽之後院開闔戶聲縊死矣家人隨跡之已不可救也容色如初口絕涎沫視其項瑩然無痕異哉計後琦死適半月耳先是琦之死其家已暫掩漏澤園中女死其父母因欲寄殯某寺夜見夢父母曰女旣死胡爲而置兩地也父母驚寤晨起聞棺中有聲如裂木父焚香祝曰已知兒意卽卜地令汝夫婦同穴毋怖家人聲乃止遂出城覓地遇有金姓者問何之告以故愕然曰有是哉疇昔之夜夢有舉雙棺至于地上者今聞汝言無乃欲予地乎予有地一區在東郊欲則汝售遂立券營葬至今郊外五里巋然高冢在焉

贊曰歸震川云女未嫁人而或爲其夫死又有終身不改適者非禮也此言其常耳人以廉恥爲貴眾人旣指爲某婦矣而又覩然他適乎是以節烈之女每欲輕生不謂邊徼之區有此女子感慨自決精通於鬼神豈易得哉余初莅湟中求問其所謂烈女墓卽在東郊道左至今每過之低回感嘆不能去云

李烈婦傳黃士傑

烈婦名桂姐姓李氏平彝庠生長吉女也年十六適馬龍州庠生楊景確克盡婦職夫妻相敬如賓者八年會夫病且篤氏割股以救竟不起氏哀毀骨立痛翁姑孀老侍養無人躬織紝以奉高堂雖甘旨不備頗得歡心值姑有疾貧不能購醫藥復割股以療輒愈迨後翁沒姑媳熒熒貧苦益甚室慮不足蔽風雨朝夕饔飧不給閭里咸矜憐之有勸之再醮以養其姑氏峻拒之諸人謀於姑許可氏知不免因將衣裙縫紉乘姑外出扃其門懷夫木主而投緦焉時年二十四嗟夫世之丈夫能從容就義者不可多覩矧巾幗中有此豈不足以表當時風後世哉事聞於官主婚逼嫁者各坐以法州人士欽其節聞於督學使者旌其墓曰烈骨留香余向奉

命牧是邦訪其事甚悉表懿行以挽頽風闡幽光以勵末俗有事茲土者之責也爰傳其始末以爲化民成俗之一助云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卷一百五十四

碑傳集卷一百五十五目錄 列女七

烈義下之上

梅氏傳 王一甯

李貞烈傳 顧陳塘

書李烈婦事 吳成佐

李烈婦傳 李瑛

章烈婦墓碣 邵齊齋

唐烈婦傳 程襄龍

陳烈婦傳 任兆麟

王烈婦傳 李汝章

貞烈伍五姑傳 李集

張文學室南烈女合葬墓誌銘 張遠覽

何烈婦傳 錢維城

烈婦鄭氏傳 吳紹會

劉烈女傳 李堅

牛烈婦墓表 張洲

碑傳一百五十五目

烈婦東鄂氏小傳 謝恭業

王烈女傳 郭益琦

楊烈婦傳 錢青選

記丁烈婦 楊紹文

記烈婦沈氏 楊紹文

江節婦傳 余廷燁

萬烈婦傳 魯纘

烈婦邢氏傳 錢維城

趙烈婦傳 錢維城

烈義下之上

梅氏傳王一節

蘭如姓梅氏生而有色性聰慧聞塾師課厥幼弟領其意知大義幼失父侍母周氏孝年十九周為贅壻不幸壻為無賴子每欲攜投豪門梅弗從嗣以梅倩宦家乳媪亦弗從怒梅甚因欲攜梅離去周氏弗遂迺離梅外處不數月誣周逐已改適女訟於官官弗得情令婦隨夫居梅窺其意不良自是毀容吞聲飲血已無賴子日縱誘以蕩梅心引僧入室梅拒之力叫號鄰里鳴官杖僧逐之械無賴子自是怒梅益疾窘辱捶楚梅惟守正安命而已未幾又遷一木工家預集惡少輩酣飲戲謔漏三屢木工入強污梅梅拒之喧攘達四鄰次日鳴木工於官官以他公務未暇理梅無所歸仍還木工家無賴子捶楚痛辱歷六日梅忽理舊粧無賴子與木工喜以為梅將轉移到官可無事且可後圖也及七日啟戶視之但見梅懸梁繫繩於項以死密縫衣裳表裏甚固鬪驚里巷觀者如閻咸歎息不置痛恨無賴子與木工里人聞於官官未核

神傳一百五十五

其事不即成案事將寢越明年大中丞海甯陳公莅楚北周投詞公稽案欲抵法諸司苦事久礙例又奸人畏法謀一惡少挺身出直認會與梅通意在實其醜脫其奸以文其違例公洞鑿神明一時人在鏡中吏行冰上曲寬違例之罰確示懲奸之旨按律刑淫具題表貞仁智勇並用會久旱忽霖雨如注無智愚皆以為海甯公協幽明格天人所致豈非梅不幸中之幸哉木工以前事得之傳聞以後事得之親見迺與之傳以俟續邑乘者採之以傳嗚呼崇臺綽楔表厥粹里光矣獨是冷落一棺尚淹留于憤死之地荒荒白日淒淒風雨諒幽魂其弗妥而瘞土書碑尚為有待君子知其節者往往過之輒停驂惆悵焉

李貞烈傳顧陳琳

貞烈生康熙己卯日在析木金水萃精與日會於大火為江南太倉州人既分設鎮洋為鎮洋縣人父李韞石夫黃繼姚未嫁夫卒奉舅以待嗣嗣立舅終還以死殉兄諸生浩狀於學官上其事請旌又謁在籍行人顧陳埒為之傳原其始貞女也要其終烈婦也將婦之平而實未字將女之平而婦道母儀備偏名則負實合名則棄辭奚命而當夫終身一日貞不借烈一息千古烈不俟貞斯兼取之彼君子易名美必重書

做其義核其文駢貞烈不目女婦庶乎其可貞烈自髻鬣別席性岸然異不苟言動無中惘態兒浩以才氣冠其儕輩當女弟猶憚之年十一江夏黃永思爲子委禽焉十九瀕行矣而黃氏子遭疾卒康熙丁酉孟秋也貞烈辭父母赴哭殯絕既視斂拒戶自經舅解其懸慰之曰吾失子得汝吾子視汝不女視汝吾穉子失母吾使母視汝不嫂視汝他日次子有子則汝後也貞烈俛不膺舅令二女謹伺之重陽日貞烈夕奠畢乘閒復自經舅又覺而免之父兄聞馳至責之曰汝何舍難而苟爲易也汝不當代夫子事君舅乎不當代君姑畜諸穉乎不當待孤子生而育之教之以續死者乎言甫絕口貞烈蹶然起曰敬諾塵二姑去吾不敢死無相守爲矣無何二姑相繼嫁季旦初亦取婦雍正乙巳季生男舅名之曰仲康命貞烈子之貞烈喜且悲告於繼姚之靈而誓之引刀斷一指寘奠筵曰所不盡心力以鞠此子所不酬吾初志者有如指指先往矣見者皆大驚聚哭失聲庚戌舅歿貞烈曰吾其可從夫子侍親於地下躍入井且初亟統而下出之踉蹌顛號泣曰親未葬嗣未成人前後事綦殷非夫人翼之如隕越何願且留貞烈領之乾隆元年丙辰葬舅姑以繼姚附其兆既虞聘兄浩女室仲康卽命從浩受業時仲

與神傳

一百五十五

二

康生十二年矣二年寒食日貞烈省墓裴哀松楸間顧嗣子曰吾事無

餘矣初姑之適某氏者早寡有映田二頃夫之昆弟裂而攘之至是歸室其嫂愬其事切齒揮涕貞烈曰尊章在乎曰無矣有兒女乎曰無有也然則安所用田曰無田何以生日汝生亦贅也盍死乎死易不死難耳如不信者吾爲汝先語訖從容如平時薄暮有見貞烈立梅樹下久不移呼之不前逼視之縋脰死矣乾隆丁巳孟夏也距夫死僅二十有一年

外史氏曰未嫁守身非古意也禮無所施情無所麗故先王弗之貴然觀李貞烈何禮之中而情之正也生死好惡不易其至性瓌奇激昂不以先其庸行內抱芳潔外歷冰淵脫屣形骸而不墮乎空禪其諸能剛柔知存知亡動而合乎天者邪

書李烈婦事

吳成佐

乾隆六年三月十六日閱邸報有廣西撫臣爲遣婦殉節據實陳明事婦姓李氏山西太原府交城縣人夫張義緣事擬斬免死發遣廣西僉妻同行於乾隆五年七月初三日安置桂林府之義甯縣至九月十七日義以病死于遣所婦既備棺殮義畢卽自至縣堂以義遺銀三千兩

交貯縣庫語縣令曰吾之來爲吾夫也夫死吾事畢矣一子在原籍勿令之來至晚喚一鄰居老婦伴已宿而私自縫其下衣俟老婦熟睡卽出城投河死四月十三日閩邸報部臣議曰查義甯縣遺婦李氏雖係夫亡殉節事在奉

旨禁止之後但李氏以僉遣夫亡孤踪殉節與激烈輕生者有間應准其旌表以闡幽光以彰風化奉

旨依議嗚呼世風之薄甚矣非有節烈奇特之行不足以激其羞惡之良心使之聞風而興起也而論者乃或爲深文苛說以譏之夫婦之事夫猶臣之事君也微子箕子比干或死或否而皆無傷乎仁程嬰公孫杵臼一死一立孤而皆無失乎義孔子曰殺身以成仁孟子曰舍生而取義責人以仁義而惡人之殺身舍生者不亦謬哉若烈婦者又非僅慷慨就死者比也觀其行事蓋禮義夙明于心浩然之氣養之有素故能臨大節而不變從容就義而無所亂也且卿大夫之家巨室望族之女彼其耳濡目染于家庭之陳說師氏之箴規者已非朝夕其能潔身全節也固宜烈婦一遺婦耳而其事有爲卿大夫之家巨室望族之女之所不及者是尤難也幸生

傳一百五十五

聖世得被坊表之榮後之爲史官者尙無遺之庶得與其姜伯姬同列亦有以知

本朝風俗之厚而德教之及人至深且遠有如此也

李烈婦傳

李球

烈婦姓李氏庠生某女也自幼不苟言笑守母訓甚謹年二十一歸諸生郭兆曦兆曦庠生某子也少失恃以故烈婦不逮事姑而舅又病痰不能任手足家貧無井日資歸三月兆曦走長安作舌耕家數口悉由烈婦女工給兼營湯藥奉膳滌器常爲舅所憐兆曦有弟一女弟一皆未成立烈婦愛護之且勤教以禮法也逾年舅疾革烈婦痛屢絕猶稱家以爲禮舍殮具備兆曦歸無以爲葬又逾年益窮愁烈婦勸之遊乃復抵都門未幾以鬱鬱致疾且大漸先是烈婦舉一子病將不育至是聞夫疾泣語諸姑曰舅柩未葬夫病將不瘳子垂死人生不幸皆於我躬乎集矣已而子竟死則猶望夫之生還也已而訃音至兆曦已先一月卒烈婦呼天一痛血淚交下家人泣不忍視越日其母來唁勸慰良殷遂語言如故哀似稍減詰旦門不啟綬之入見端坐窗前蓋引帶自經死矣年二十有四歲事在乾隆九年七月二十有八日也

贊曰烈婦之行苦矣豈所謂勞則思善者也抑

國家教化者深雖婦人女子皆知慕義強仁耶余於郭有戚誼素聞烈婦賢而不圖至於斯也世固不乏容容厚福者何烈婦所際之厄也抑天特欲表其奇耶余蓋深悲其遇故次其行事之尤著者爲之表彰於世云

章烈婦墓碣

郭齊壽

孺人姓章氏諱孔榮陝西秦安人年十五嫁張廷桂爲後妻廷桂者字相如江南常熟人父濶陝西蒲城縣知縣康熙四十五年卒官初蒲城君與同邑魏士升友善嘗爲廷桂聘其女蒲城君卒數年而士升知秦安縣廷桂往依焉踰年所聘士升女夭又五年士升行取改京秩從至京師士升尋歿遂歸娶同邑錢漢昭女爲妻生一女而妻卒雍正中廷桂避事復之秦安因爲章氏贅居八年與孺人情好甚篤頃之孺人父母相繼卒廷桂事尋解乃與孺人歸常熟廷桂貧旣歸無居舍孺人盡鬻糶具得百餘金僦屋三間居之恨不逮奉養享祀必潔及嫁前妻所生女備有恩紀夫或遠出自以盛年單露常懸劍帳側以擬倉卒生二子俱殤最後生一女名催鳳會廷桂故人今安西道錢蓋知撫甯縣

碑傳一百五十五

四

請廷桂管記乾隆九年十二月廷桂歿撫甯明年二月訃至孺人哀慟殞絕柩歸與錢氏合葬縣西門外烏目墩旣窆孺人欲投穴中家人共持止之孺人旣無子獨與幼女單居家益困夫從弟廷梅許俟有子後見孺人乃鬻其居得錢買田十餘畝自給而依廷梅居焉閉戶織作所處雖淺隘鄰婦罕見其面夫先入貲戶部牒授主簿夫歿或購其牒覲以冒銓孺人曰吾以貧故鬻牒欺罔國家罪也況夫名可使有二耶立焚其牒十二年五月服除奠畢闔戶自縊家人覺解之防守甚至次日旣夕守者稍倦潛至水側抱夫畫像置岸上自沈死比曉家人始知之見屍面夫畫像端坐不動時按察副使孝感程公光鉅聞之立往率屬設祭親拜其屍上其狀請旌於朝

報可初孺人嫁時不知書廷桂時時教之久遂通解略涉傳記將歿作絕命詩辭數章詞旨哀惻其末一篇云憶往事兮雙淚沾巾想當年兮妾病沈惓感君愛兮信誓殷勤云妾歿兮君必亡身嗟今日兮命不由人君先亡兮妾豈偷存痛萬里兮生會無因輕一命兮地下從君求神明兮引我孤魂覓天涯兮不惜艱辛得伴君兮死亦歡欣十七年兮夫婦深恩會糟糠兮敢怨君貧中路訣兮命蹇時屯喪葬畢兮不死何云

傷幼女兮失母誰親死爲君兮此外何論又留書與夫諸從弟曰初聞訃既欲死念夫無後無人喪葬今日服除一死更無別事前議俟叔生子爲夫立後勿誑我無後孤魂但家事空空無可如何止有田十四畝可將十畝與所嗣子四畝與鳳女我死棺木不可多費我心不安有許氏屋價十金乞將我埋先夫塋次愚嫂章孔榮手留孺人卒時年三十四催鳳始七歲明年亦夭夫諸從弟日益貧所遺田盡廢竟以子姓凋少未立後廷柱有老僕數嘗營葬孺人不果乾隆三十一年三月二十八日邑諸生柏涓吳慶長等始葬孺人廷柱墓中因其立碣表墓來請余文余與廷柱交舊又多諸君之義曾忝舊史敢闕其辭乃爲銘曰有婉淑姿生彼陝鄂萬里違鄉自秦來吳甘窮會貧徇夫沈軀薦服薦醕烏頭表閭歷載二十葬從其夫垂風列女刻銘山隅山壤有朽芳名不渝

唐烈婦傳 屈襄龍

吾師大里汪樞菴先生有季女適槐塘唐麟庶夫卒斷粒十日死頌聲嘖嘖徧鄉邑巖鎮搢紳之士嘉其烈具賻陳祭衣冠濟濟肅拜於庭於是先生謂襄龍曰諸君子崇獎義烈之心古突然可不爲之傳哉是在

吾子夫揚芳宣懿吾黨職也其敢辭按烈婦諱清志生而貞靜幼恆依大母膝下爲陳說列女傳諸可風事大母者以苦節奉

詔旌閭黃氏太孺人也年十七歸于唐唐之先世有筠軒白雲梧桐三先生者爲理學名儒而中丞公暉以清節偉烈著聞麟庶其五世孫也幼失怙恃鞠靈山姑家婦悲不逮事舅姑而事夫之姑如姑遇舅姑諱辰及歲時享祀輒泣然流涕婦性故端嚴既念上無舅姑益以禮法自閑人罕覲其面族屬同居日眾一相接以和終歲不聞譙讓聲鄰里交稱之曰賢事夫子婉婉莊遜于歸六年耐貧困削衣貶食紡績不閒寒暑夫病療晝夜侍湯藥不解衣帶者兩月詣祖龕焚香泣禱願以身代卒不起既視斂哭幾絕遂勺水不入口宗黨勸者踵至婦從容謝曰吾志決矣去夫死十日竟餓死乾隆九年二月初九日也年二十有二無嗣息當其絕粒日且久愈益堅忍神觀轉澄澈至絕語言不亂惟丁靈必以女婦治斂云

程襄龍曰芝草有根醴泉有原樞菴先生以半歲孤兒賴節母撫之有成會儼郡大夫博學者文而事母至孝雖女子咸習聞庭訓通曉大義烈婦矢身從夫一往不回固其天性篤摯哉亦流風餘韻之漸涵者



久矣吾聞烈婦不會十日閒其姊氏實左右扶持之蓋先生之長女歌寡鵠于程門者也於虜姊貞其節而妹死以烈吾有感于閨門風教之由來也故并書之

陳烈婦傳

任兆麟

烈婦吳江倪氏女字陳生鴻業夫亡守貞未卅月赴水死時乾隆十四年十一月十日也烈婦生而端莊寡言笑幼讀女孝經輒指古烈女賢行告其父母曰兒願學之稍長失恃事父克順厥志人稱孝女鴻業以羸弱死烈婦聞之悲泣欲奔喪陳固辭截髮示志翊日陳具素車迎歸禮見舅姑拜夫喪撫尸號慟聞者莫不悽咽舉斂念事舅姑者有伯叔娣奴夫又未有嗣將絕粒以殉舅姑曲諭之迺強進勺飲復以姑哭子致疾慮己死益傷其心遷延二旬侍奉湯藥惟謹迨姑病愈遂因閒自沈玉帶河先是赴縣試者數人見有髮髻衰經者向某門拜惑之暨烈婦死迺知其父館某家特踵門拜辭也邑中士夫咸往拜多歎息泣下者卽以事呈有司請旌焉

王烈婦傳

李汝章

戊申秋宋子秋渚晨至曰僕昨夜夢一女子斂袂進曰妾王氏婦也隴

神傳一百五十五

六

西公許作傳久而未就幸齒及感且不朽不佞瞿然曰誠有之嚮也東鄰王氏婦抱節自沈無人表其事思作傳略俟修志乘者採焉豈知一念之誠感通九地也秋渚曰請詳言之不佞曰烈婦年十九歸於王故賣酒家設肆望吳門外姑曰三娘善膏澤當壚招飲遊冶者駢集或至徹夜其子生而癡與烈婦未嘗同寢處烈婦矜恤備至無幾微怨懟烈婦性靜默不佻初歸姑以為新婦故然後凝重如故屢諷之自若也乃強令就食外舍烈婦見所食之地與客座接匿不前潛倉暗處又經歲復裁抑之每食不得飽有賣花徐媪為我祖妣朱孺人婢怪烈婦有菜色詰之知其故嗟訝而出為祖妣述之祖妣喜曰若家娶此有志婦極難得迺市胡餅數十枚令媪置籠中與之媪申祖妣意以餽烈婦泣而受率數日以爲常一日媪見烈婦困憊特甚知不食已三日乃取祖妣所餽食之見凡上有糕果數種皆佳品媪問曰此物奚至何棄不充腹烈婦曰汝主母所惠哀其志此物爲西家張姓所遺乃投以餌我者縱餓死不下咽也乙亥四月祖妣去世前二日呼媪至給十數緡令媪王家娘子烈婦聞祖妣訃欲泣累日曰兒固知汝主母爲朱文恪孫故愛人以義兒終不虛汝主母望旣惡少者艷烈婦久以重利啗姑姑謀

於張將脅以威而奪其志焉烈婦知其謀告曰姑日夕會計勞甚媳婦  
坐倉不自安願任其事姑聞之喜使當墟延客數日不告倦惡少者以  
爲可得而染也姑遂以諸鎗付之其夜操作至更餘黎明喧傳橋下有  
婦人溺死姑聞心動起視後戶已洞開烈婦僵立水中不仆始悟連日  
所爲給其懈於防守耳烈婦有兄某久客吳門姑慮其構疊停尸岸側  
覆以席俟其臨斂比兄至已隔數日暑蒸日炙顏色如生雙眸炯炯蠅  
蚋不集兄雪涕謂曰汝能守志我復何恨言訖恍惚聞烈婦有大息聲  
目始瞑此乾隆二十年六月間事世系及姓惜不復致詳也秋渚曰異  
哉此婦所適非類不生怨尤知命也甘餓且死不苟得會守禮也沽玉  
於市行權也沈珠於淵表志也既死立急流中不仆將示以百折不撓  
之烈也烈婦固不死也足下傳之烈婦乃真不死矣

贊曰語云高原陸地不生蓮花卑濕沮洳乃有是花其有旨哉其有旨哉

貞烈伍五姑傳 李集

五姑同里伍氏女也父某業牙行居市五姑明大義嫻女紅能得親歡  
心年及笄許字王氏子歸有期矣王暴卒姑知之卽誓死不食母強之

碑傳一百五十五

曰若婉順能佐母善病倚若爲命今若死母不獨生也於是五姑復  
會素精敏能理內政家多遠商中廚繁劇又諸弟穉妹竟日喧嗽織紉  
履約一手紛應無少倦然窺其燕居時多淚容衣飾釵珥悉屏去日會  
止菜果羣居不一露齒蓋隱然如未亡人母憐之而卒無以解踰半載  
親知爲議婚行問名禮是夕始闔樓扉自縊垂死矣計救之得蘇哽咽  
告母曰女志決矣救女何爲由是絕粒十日不死更服鹽汁吞鉛銅不  
死啖斷腸花根不死夜坐露臺受寒霜連夕不死引小刀自刺不死凡  
所以速死之具無弗爲也而卒不得死每當引絕時母抱置膝上一縷  
之氣微微噓喻因大慟曰兒不聽母何自苦若是稍醒輒長跪引罪曰  
女不孝誠負親恩然女志決矣於是伍氏內外無安寢者家傍市前臨  
通衢鄰藥肆後戶枕溪水曰斜匯居樓三楹樓西爲窳窳庭有井迺  
戶塞井戒女囊往肆中禁刀尺中悅之屬防慎無所不至有時破檻以  
入決戶櫃以進甚且撤牆垣爲備稍一聞警奔救恐後於是伍氏房室  
無完繕者五姑乃喟然曰不肖女若是重我親愛也遂起事母寢處  
與俱見其坦坦施施朝夕有愉色心竊喜久而防稍懈一夕母熟寢已  
失女所在起視之則裂衣襟續若縷縣樓下瞑目死矣時乙亥六月盛

暑貌如生三日殮繩不敢近蓋距王氏子歿一載云

論曰嘗讀史至文信國傳見其吞腦子絕粒不死復歲餘而畢命柴市歎爲殉國之忠信公至慘蓋一時引決易而九死不移難也今觀五姑事何求死之心同耶余又聞五姑至孝父遠行遺絮服天驟寒姑憂之爲不御兼衣平時曲盡歡心卒能樹大節如是洵乎忠孝義烈同一源哉

張文學室南烈女合葬墓誌銘

張遠覽

文學張於森年少而天其室南氏從之死於森之弟太學生於桐哀其兄之不祿而念南氏之死爲最烈心誠有所不忍泯沒者以余爲同姓知之稔於其葬也謁余請銘於森字向午西華河莊人少孤依祖而活年十餘補諸生一切時文帖括若不屑者而獨肆力於經傳諸史爲人疎略不羈鄉里頗以狂生目之然有至性懇懇然可付以事顧多病遭祖喪嘔血竟不起時二十有七南氏者故儒家女歸於森敬戒無失禮痛其不及事翁姑也事祖翁祖姑稱孝謹焉於森歿既斂成服三日矣不一餐顏色大異其姒強之會乃曰嗟乎姒知我夫亡何活已吞藥且夕死矣顧吾夫無子惟叔姒賢幸以子嗣吾夫更累叔姒善教之言已

碑傳一百五十五

八

再拜泣數行下其姒驚啼前持之而呼家人奔救則已死時爲乾隆二十四年十月丙午去於森之死日辛丑六月二十有七蓋與於森生同年死同月云於桐以其子拱辰嗣於森如南氏言於是可旌其門曰烈女以明年二月甲午合葬於其先塋之次銘曰

有茁其蘭嚴霜何速結髮之恩疇云不篤河莊之張世蔚其祥奕奕文學於族有光長轡未騁急景摧藏窈窕令室呼天何望令室曰南出自儒宗端莊而婉教於公宮乃結其禰乃修其儀其儀祁祁中壺之師今夕何夕天風大寒故衣在桁新鬼倏過日月之行晨夕必速井水不流藁砧其待去矣莫延延斯我罪一丸在手妾生何每敬拜姒氏泣血沾禰乞而君雛爲我君孤言已而絕魂不可呼三黨奔走驚告瞿瞿聞之有司有司曰都號曰烈女特表其閭仲春二月芳草紛敷同穴以窆式慰幽途金銷石枯我銘不渝

何烈婦傳

錢維城

烈婦孫氏湖南桂陽人也適同里何先佑先佑父遺安延何元三爲先佑師未幾而遺安死其妻朱氏以先佑少委家政於元三因私馬乾隆二十九年三月烈婦晨謁其姑朱氏已起寢門闢而元三偃然臥牀上

烈婦若弗之見也趨而出元三驚告朱氏曰柰若媳何朱氏曰亂之彼何可言元三出烈婦諫曰家雖貧粗有門閭翁勤苦終身不得意所屬望者先佑願姑念翁與先佑毋復近元三朱氏曰吾日暮焉能及遠兒第不言人誰知之烈婦曰兒所言爲門戶計耳雖先佑弗敢告也然願姑終念兒言居數日元三旣受朱氏教數以言戲烈婦烈婦罵之復告朱氏曰元三且無禮於兒於姑何有宜早絕之屢諫而朱氏不從與元三謀益急陰匿烈婦房烈婦見之大罵朱氏佯勸元三遁烈婦訴於先佑先佑畏母不敢發烈婦將告其祖先過舅氏家泣而訴之其舅曰而祖老矣訴之無益而有姑有夫而暴此於門外乎烈婦不忍言遂隱忍而歸久之朱氏見烈婦意常怏怏慮事敗復謂元三曰媳所以不從若者徒畏我耳我且出若以強脅之先佑弱弗懼也遂假他事出元三督先佑讀書而身自取茗廚下時烈婦方治女紅元三潛抱持之烈婦大呼手擊元三腕先佑遽至元三搏烈婦傷脅而逃先佑跡之不得歸而烈婦自經於房死矣時乾隆三十年八月獄上

詔旌烈婦元三斬朱氏徙新疆  
論曰烈婦之諫其姑義正而辭婉卒不悟以迫之死其具於爰書者如

是止矣然自初諫以至於死凡一年有六月其委曲冤忿苦必有甚於死者元三雖誅烏足以償之

烈婦鄭氏傳 吳紹曾

烈婦鄭氏世居嘉興郡治南之雙節巷年三十歸平湖貢生胡世棠怡亭爲繼室怡亭本世族其居家有禮節烈婦初入門卽能體怡亭意事姑得其歡心怡亭故有妾烈婦遇之甚善踰三年姑歿未終喪怡亭卒無子其明日烈婦自縊以殉時乾隆甲申五月十六日年三十有三方怡亭之歿也烈婦已號慟昏仆者再猶強起憑族眾立怡亭兒子某爲嗣又經紀含斂具甚詳悉死之晨飭敦匠事猶井井也日將午語家人暫登樓少憩會嗣子以需某物請叩門久之方聞警欬聲已而門闕烈婦旋下樓哭泣如常及復登樓已日晡矣抵暮家人請燭於烈婦叩久不應抉門以進見烈婦服衰絰自懸於臥榻前急趨救氣已絕及檢榻間有嫁時衣一襲其領緣及前襟多流涎血沫厯厯可驗家人終莫解其故余執友張君子遜爲余述烈婦事且曰殆烈婦初縊時御此服蓋舉居恆所宜殮者服之也旣又念姑服未除夫方小殮復下而易衰絰以就死焉誠哉子遜之言也凡婦人以身殉夫者往往悲楚激烈卒就

死所已足爲生人至難之行而乃縊而復下下而復縊倉猝間斷然不苟有如此要非察理至精而行之甚安者必不能也然則烈婦之所以

自處於平時蓋可知矣怡亭之所以式教於家更可知矣

吳紹曾曰夫子之傳易也一則曰妻道再則曰臣道致身之義均焉矣

前明流寇之難檢討汪偉妻耿氏與偉同縊偉就有耿氏就左既投纆

耿氏復揮止之曰雖在顛沛夫婦之序不可失也正位而死其從容就

義有如此者若烈婦之易服再縊殆庶幾焉宜乎殉之日卒未嘗或介

幾微於辭色間也乃直書所聞以質子邈所以據吾黨欽仰之意於烈

婦又何加焉

劉烈女傳 李堅

乾隆三十有一年丙戌六月己亥朔

敕表劉氏之門而奉其主于祠旌烈女也烈女舞陽人年十六甚美而

端家貧其父母力于田烈女力工于家鄰之狂欲干之顧素憚其端

不敢及是知其獨處乃假求索者入門窺其室女方面內治泉狂徐入

室烈女甫見則裂背而訾聲甚張狂奔計不可得已則復至遽掩其口

烈女益怒鬻狂指刻畫其肌膚盡碎血淚淋漓齒頰墮地溲溲狂猝未

能近女不勝其楚乃少閒烈女則搏膺而號鄰媪驚至狂逸去卒不得

犯烈女已而烈女之親歸烈女哭已竟日矣遂大慟曰吾何面目復爲

人乎所以爲女子者以能守節義使人不敢干也今小子敢凌我辱莫

大焉夫既已爲小子所凌尚假日于未汙忍而不死是寡廉鮮恥棄名

義喪大節莫過於此矣吾父母何以爲人吾何顏立於天地之間乎卒

自縊當是時其父母偕鄰人諭之萬端不可大吏上其事

帝命法臣行罪無貸爰嘉女之烈維時所司奉典以聞

帝曰可初烈女死吏以白官舞陽令他出尉卽往執狂鞠之盡得其實

令至復訊囚囚富而狡其族橫於鄉多假胥隸爲竄緣且詭曰舊有染

及覆案烈女之屍眞處子事乃定旣已入祠人皆太息稱令尉賢或曰

烈女小字惠幼育於顯祿如所生云

李堅曰方囚以詐誣烈女也小人或信之猶喋喋然舞尉范君爲余言

其覆按也令公詢其驗而假鄉媪試之烈女之迹始白嗚呼慘矣士之

平居讀書談道非不知貴禮義尙廉恥而毀節敗名者可賤也及其身

臨大事往往一墮而不可復挽者非必貪榮慕利之情深蓋畏死之心

惑之耳烈女審決所處節建名立其賢於世之貪一時之生而隕終身

之節者豈可同日而道哉坊樹墓前在舞陽之北郭余每道經其側常敬仰不置焉

牛烈婦墓表

張洲

國朝令甲戔婦無故死者不旌蓋以非有強暴之偏臨或戚屬之勒索爲萬不得已而徒死以殉於情爲過於禮義無當概不予旌以戒輕生重人命也至值必不得已之勢不死則節不完此際稍存倖生之心卽虧名忘恥而乃慨然捐軀而不顧舍生取義於禮爲得於情爲正於心無愧於令甲宜旌然卒湮滅而不彰非可悲哉觀長安牛烈婦事足感已烈婦之爲牛氏婦也生二子而其夫死子幼夫黨無可依者依母兄居女工自給養其孤其兄貧無行利烈婦嫁得金錢可數萬計百計以勸不從謀且強之陰與媒者成議娶有日烈婦度勢不可得已一夕則涕泣撫二子寢起自裝束易衣履赴井以死族黨欲鳴之官顧念其兄且誅孤將安託因乃中止致罪人罔麗於獄而烈婦不得與旌矣同里故泉州守張宗純一亭靖逆襄壯侯勇之孫也博學善文辭爲啟徵詩乃一亭且卒懼遂泯沒長安秀才蕭儀德隅遇子述之而求其所以不朽者乃爲敘其梗概俾表墓石其生卒月日得年若干秀才末悉記憶姑

闕焉墓在長安之神禾原

神禾原

烈婦東鄂氏小傳

蕭恭業

烈婦東鄂氏鑲紅旗滿洲人祖席爾達禮部尚書父烏禮卜黑龍江將軍在室以孝謹聞年十九適鑲紅旗三品蔭生覺羅隆德爲繼妻隆德父母俱前歿又喪其弟哭過哀遂病咯血與婦訣出二指示之婦泣曰妾必不負君殮夫後護其髮不肯翦哭且拜辭其尊屬矢從死競勸持之乃翦髮如制徐以禮葬其夫越五日伺守者稍懈黎明起遣婢取湯飲去潛至廁藩間解約髮帕自縊家人覺救之心尙溫灌以湯不復甦矣殮時面如生乾隆某年某月某日也隆德年二十四婦年二十無子乾隆某年旌表

贊曰自古陰教莫盛於成周考之於經女子之以節見者僅衛其姜宋

伯姬二人得非魯衛懿親雖距文王太妣之時遠而睚麟之化有被之

深且厚者其遺教然歟東鄂家世勤舊于歸

天潢其事焯焯若此設遇孔子不當大書特書於詩與春秋以爲彝倫

之標準歟傳而論著之竣國史列焉

王烈女傳 郭益晴

烈女王氏太倉瑯琊村人父山言母賀氏生五歲喪母遺一妹歲尚未周女爲保抱攜持有成人風事繼母傅氏孝傳治家嚴明偶以過誤責奴婢輒爲婉曲開解與母同其喜怒朝夕侍顏色多先志逆之傳亦撫字教導勤懇過於所生烈女性持重寡言容服不整不出於房終日凝然端坐以組紉自程女儕無敢嬉戲於前者年九歲許聘同邑汪本柱之子榮光未嫁榮光患咯血病卒越五日訃至適女隨其母省祖母於別院其叔持訃音驚告曰汪郎已歿女默然色變兀坐暫時遂託故攜其妹歸復遣僕往候其母與妹烹茶坐飲爲述生平款陳女戒並勸所以事親之道曰吾與妹少孤資繼母以養年今長矣益當恪共子職毋以不敬而得罪且懼獲不孝名旣而曰我倦甚欲少憩入戶卽下鍵其妹問之曰吾恐其有獲我也及其母至呼之不應扶窗以入則溘然自縊死矣時乾隆四十七年正月初九日也年二十一事聞請旌建坊

楊烈婦傳 錢青選

烈婦楊氏者滇之黑鹽井人楊顯科女孫也生三歲父母亡祖父母撫而長之年十六字井民何自榮自榮貧無恆業父子惟力作自給氏亦

神傳一百五十五

辛勤左右之居三年無怨色旣而自榮以病癩日漸盲且廢至不復能人氏亦安之無少異也鄰里以氏之賢而勤於力也相與嘉歎或稍資給之蓋有借於氏之傭作而氏亦獲資以濟其艱如是者數年氏年二十有四矣自榮憫氏窮商嫁之氏不應旣成約氏微聞之奔告其祖祖謂之曰夫在而嫁非訓也然汝尙少無子女今卽自存何所終乎予老矣恐不能恃汝自主之因聚泣氏遂含涕歸初氏之告其祖也蓋猶冀其事之未必然或旣然而尙可回也及聞祖言知莫與爲力志乃定至期媒來促韮氏方磨厲畢返自鄰望見輿從且至乃大哭呼曰兒有夫也雖殘廢願卒守之柰何以兒再嫁也急出戶躍身投於河救者攬其柮氏頓絕赴激湍值水方漲瞬息隨流去以死時乾隆四十有八年癸卯七月初二日也獲尸於井北境之葫蘆潭顏色不少變論曰婦人多輕生然死得其正則生輕而死重矣烈婦之以烈見也蓋其遇爲之孟子云所惡有甚於死者氏庶幾似之可以風矣雖格於例不得旌詎終湮沒哉抑又聞氏之死也去盧二姑事方一甲子其死之地與日月則又皆同也豈偶然哉今旣悲其遇嘉其志又感其異是以流連輿歎爲書而傳之而不能自巳也

記丁烈婦楊組文

烈婦宜興人夫曰丁三郎世家子也嫁夫踰年三郎死婦不哭亦不拜家人莫測也後四十九日旣莫婦出就位立視紙位久之拜拜時若聞其呼三郎者遂伏地不能起遽掖之則死矣昔先王制喪禮哭泣擗踊有數蓋所以達人之哀卽以節其生也婦惟自必於死故不宣則其一哀而至於死宜也雖然婦苟不死孰知其哀之至於此極耶告余者不能記其氏故闕焉

記烈婦沈氏楊組文

烈婦姓沈氏懷遠人嫁同縣秀才某生子十餘歲矣乾隆五十年懷遠大饑貧無以爲生計夫婦相謀同縊死及秀才已就縊目婦婦不行秀才曰汝改悔耶婦曰戲耳何遽至是秀才大悲曰不死當賣汝婦曰賣不勝死耶遂賣之得錢若干秀才父子得以濟婦旣就賣家默入幃中縊死嗚呼秀才之欲賣其婦也以其有外志也婦惟知不有外志則其夫必不賣己不賣己則其夫與子必死傳曰非死難處死實難婦之處死何其善耶又聞其後秀才父子相繼登第而秀才亦仍復迎其喪歸由是觀之世之憂行善而無報者亦可愧也

江節婦傳 余廷燦

碑傳一百五十五

三

節婦姓黃氏名歸妹長沙諸生賢道之女節婦五歲失母祖母憐而鞠焉年十四適平江江慶瑣二十舉子不育慶瑣死節婦卽絕食四日誓必死姑大窘慟哭仆地節婦急起持之姑徐甦小姑奉羹湯進姑曰必若嫂食卽食不然亦就死矣何食爲節婦度不可以殉夫故累姑忍啜之然每對食案輒啜欲吐曰吾不死焉攸用吾姑命小姑坐臥伺之則又解曰吾事尚未畢何遽可死也未幾節婦祖母餘年終小姑旣嫁比三年除夕服俱克如禮乃歸寧其父五閱月而返九月十六日慶瑣生辰也前一夕節婦焚爇香告天以次及祖廟竈神卽預治廚饌爲祭具明日獨呼小婢隨至慶瑣墓且奠且哭奠旣畢給婢起里舍求杯水自潤還出袖刀刺喉不可入捻石撞之尸面墓僵立不仆婢返猶舉杯水進熟視之然後驚走啼呼也比昇歸復甦口屬衣篋中物乃絕發之得白練一方書三百六十字明三年不速死之故與推分貲財處甚曲至末大書天清地白四字當是時平江江節婦名聞湖南北邑侯宋君致祭奠將申之大吏請旌初節婦之就刎也衣裾漬血無多耳及合葬之慶瑣墓鑲土則一縷血痕直下注至四尺餘土色尤炳如渥丹也



論曰節婦父去子家二十里而近子聞節婦歸省時一日持白練正几案滌筆視其父見之則曰想成一件好花樣且待做出來其看耳偉哉此天下奇男子勇於綱常之言雖其父不必知也曩令節婦即以不食死亦奇矣況從容引決若此何婦人女子亦知所以處死哉或謂節婦靜而慧幼聽家塾學子讀書即琅琅成誦其父授以女誡孝經即通大義蓋頗聞前言往蹟畜德茂性以故義節章明詳盡有如是是則誠然矣然世之服儒衣冠讀聖賢書萬卷言必雍容稱古昔而考其所行遠背馳於所學者又不可以道里計矣彼其所學固何事哉

萬烈婦傳

烈婦曾氏南城人嫁爲萬某妻某愚而癡有老父不能養烈婦力針黹以食其舅且自給父怒其子欲撻之子以惡語觸其父父訴於縣令令拘其子至先是役二人窺見烈婦美心豔之適其夫被拘役二人謂之曰汝以力不能養怒於父今被拘於官何得錢通於司門者汝可得出卽爲吾徒耳吾憐汝樸直假汝錢數千且爲汝通於司門者汝可得出卽爲吾徒吾將爲汝入名充役於官明日役二人至其家見烈婦目眈眈視之役二人招其夫出又語之曰汝爲吾徒當日出應官事汝距吾家遠室

交隣曷若移汝家來同居

因碑傳一百五十五

四

烈婦曰汝與彼素不相識

假汝錢出汝招汝爲徒又謀爲汝充費充役於官汝何以得此於彼向者彼至我家目眈眈於我窺其意實在余也汝卽欲與彼同居我終不可往明日其夫往辭二役役知烈婦不可動遂索所假錢其夫無以應烈婦有二子一女女纔四五歲役二人曰汝無錢以償汝有一女吾爲汝賣於某家可得值償我其夫果竊抱其女出已賣於某家矣烈婦始知之至某家抱其女歸且罵役不絕口役聞之大怒卽日稟於令誣烈婦不孝其姑令卽拘烈婦并其夫至卽披烈婦頰數十夜五鼓烈婦抱其女死于水烈婦嫁時姑已前死矣令蓋未及問也論曰余聞烈婦死之夕夜半呼其夫囑善奉舅撫視二子夫怨烈婦不肯徙不爲應然亦不料其遽死也烈婦於奸謀始作之時卽能預覩其計以利誘之不可以威脅之不可卒以一死明其節邑人皆知其事矣余獨悲烈婦以節死而令願斥爲不孝也

烈婦邢氏傳

錢維城

烈婦邢氏山右人少寡撫其孤孤長娶有室經理家政井然足自立而烈婦年四十餘矣烈婦自少得神仙吐納之術常獨坐一室終夜不寢

所居屋負山見子已成立乃築室于其顛足跡不下子若媳率數日一往問起居如是者數十年烈婦有殊色自居山僻穀導引益妍好恆如十六七許人有李三者樵于山于精舍外望見之大驚以爲世所未有念烈婦獨居可脅也夜持利刃踰垣扶門入烈婦方跌坐李三直前持之烈婦驚力拒李三露刃迫之烈婦不從而時倉猝無可抵乃以手格之被七八創憊不能拒李三復犯之則又躍然起搏如故凡絕而甦甦而拒者數四飲三十餘刃卒不受污而死時將曉李三踰垣出棄刃與血穢于溝而歸告其妻曰余不得生矣妻怪問故曰余往姦山頂邢嫗不從殺之矣妻以爲戲也曰吾方少而何求于老人李三曰子不如邢之美也言訖而逃烈婦子謁烈婦屍屍訟于官官謂烈婦耄而色少艾疑有姦殺事踪跡之得血穢于溝中獲李三妻訊得實因捕李三論如律

論曰世稱神仙往往多有然其說誕謾不可信以觀烈婦其不誣耶烈婦方求長生而反以此死神仙宜不若是或曰仙者不死而有以兵解者烈婦其類是歟抑得其術而未成歟雖然少以苦節稱及老而以烈著是眞不死矣何必神仙哉

趙烈婦傳 錢維城

碑傳一百五十五

五

烈婦任氏名環河南汝州古二里人也生數歲父母死叔仁里憐而育之年十七適同里趙海玉海玉生十二年耳父廣聞母趙氏素與鄰徐可鳳通不二年而廣聞死時海玉方七齡趙氏與可鳳居恆如夫婦烈婦之于歸也夫雖幼不以爲怨其侍姑謹朝夕不暫離趙氏乃大窘密與可鳳謀欲并奸之先是烈婦見可鳳數來與姑譁微知其陰事竊以語叔曰海玉幼而弱不能家鄰有徐可鳳者不良人也將壞兒家事可奈何其叔曰善事而姑毋負吾教外侮至謹避之耳可奈何久之海玉侍母寢趙氏與可鳳約啟扉而俟之夜未半可鳳潛詣烈婦房以刀扶門進烈婦驚大呼可鳳踰垣走趙氏起伴怒且慰之曰新婦毋自苦吾爲若詈烈婦自是遂不倉海玉守之嚴無少閒數日可鳳復至烈婦哭而誦之可鳳顧曰毋詈終不免耳烈婦知姑之實與其謀也不敢言走而告其叔曰環不幸早失父母賴叔父以生今事吾姑三年早夜兢兢可幸無罪乃爲強暴所侵雖幸不辱而姑方厚鄰人恥不可雪且終無以自免環不能復事吾姑謝叔父之愛遂泣而歸僞若無懼者進倉少許趙氏與海玉威信之守稍懈遲期赴井死年十九事聞于官可

風論斬嗟乎烈婦之遇窮矣計無過於死顧死而終不忍白其姑之私至是而愛姑之身猶有甚于愛其身可謂孝烈也已  
論曰維城閣此卷慨然歎有司之不明也廣聞家惟趙氏海玉三人而海玉方幼無知識可鳳之奸趙氏無月日廣聞之死又無月日亦不詳其病烈婦少而美與可鳳同里聞未嫁之先曾否相識其與海玉聯姻是何時海玉方十二何急求娶此皆案中須詰問者曾無一及顯頊了事可爲恨恨因并記之

碑傳集卷一百五十六目錄 列女八

烈義下之下

徐烈婦傳 吳德旋

烈女劉滿姑傳 賀代伯

又書劉烈女事 張士元

官節婦傳 魯仕驥

何烈女傳 吳定

曹烈女墓誌銘 秦灝

陳烈女傳 彭端淑

朱烈女傳 李宗傳

史烈女傳 王烈女附見 沈壇為

洋縣益水村薛烈女死賊記 岳震川

邢福姐傳 熊寶泰

周氏小傳 二婦附見 耿與宗

陳烈婦傳 賈淵

楊烈女傳 王崧

林烈女傳 李宗傳

又記乍浦林烈婦事 丁子復

武烈婦小傳 李元澗

王孝姐傳 熊寶泰

蔡烈婦傳 黃汝成

施烈婦傳 賀代伯

劉烈婦傳 王崧

烈婦錢史氏事狀 李兆洛

碑傳一百五十六目

烈義下之下

徐烈婦傳 吳德旋

徐烈婦吳氏嘉興縣學生徐宸煥之妻烈婦少讀書通大義宸煥家貧甚朝夕恆苦食不繼烈婦處之怡然乾隆五十一年宸煥死烈婦為書與其母訣曰兒上不逮事舅姑下而子女子無一人夫死於徐氏已矣若歸而從母以居恐違婦人從夫之義兒懋且從夫於地下毋無以兒為念也遂自經而死

吳德旋曰烈婦之死偉矣然同時有某將軍妾者將軍死妾從死嘉興士大夫爭為詩以章之至於烈婦寂如也吾友戴經亦嘉興人為予述其事予慨然者久之且曰子必為之傳嗚呼烈婦豈藉余言以傳耶

烈女劉滿姑傳 賀代伯

烈女姓劉氏湘潭人滿姑其小字也父亨基官臺灣司馬旋攝彰化縣事竣攜家屬出寓公廨時邑匪林爽文糾眾竊發烏合狼跳勢若風雨驅入城恣行殺害司馬暨家屬十餘人俱罹其毒子利鎬挺刀衛父

碑傳一百五十六

手戮二賊力竭死焉滿姑年十八義不受辱急奔赴廨後小池或止之曰彼傷官吏不及婦女第竄伏當得活也姑弗聽曰覆巢無完卵不速死將求死不得矣躍入池水淺不可溺倉猝展轉淤泥中賊大至曳之上為好語慰解姑變色唾罵賊怒曰爾命在呼吸從吾言則生否則不免作無頭鬼耳姑復罵曰我家女豈懼死乎汝等生當太平甘為逆亂官軍至碎屍萬段矣且罵且哭聲色愈厲賊知不可屈遂遇害蓋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也明年大兵渡海破賊匪又明年搗賊巢渠魁及餘黨悉就俘臺灣平大將軍嘉勇公奏凱還京廉得一時殉難者俱為奏聞得

旨旌表入烈女祠臺人私謚曰貞烈

常甯賀代伯曰凡天地之正氣必有所鍾而出於巾幗者為難滿姑弱女子耳抗節捐軀不肯苟活慷慨罵賊之詞至今猶凜凜有生氣其上邀

九重之褒美而下享奕禩之俎豆豈虛也哉昔高彥昭以濮陽婦唐女妹妹陷賊中求得死太常謚之曰愍李翱為作碑文敘其死時語甚烈今滿姑之節行與

恩榮侔於慈女惜未得如習之者紀其詳以垂不朽也

父書劉烈女事

張士元

烈女劉氏名滿姑臺灣府同知亨基之女也乾隆五十二年逆賊林爽文陷彰化時滿姑年十七賊眾鷺聚入亨基公廨家族俱逃惟滿姑戀其父不肯走出父既被害滿姑奔投屋後小池池水淺不能沒其身號哭痛罵賊賊畏惡之乃割其口復割其鼻滿姑抵死罵不絕聲遂被殺大將軍福公上其事有

詔旌表如制並令人烈女祠夫古今婦女當寇難之際盍死而潔身不肯生而受辱者史冊所載不一矣若乃身殉死父不避矢石至以弱女之日折凶逆之鋒如烈女者實不多見嗟乎此何異唐時段秀實張徹之死乎書其事將以備史氏之采擇也

官節婦傳

魯仕職

建甯官節婦朱氏嬪於官若干年其夫德華客死廣州無子訃至節婦悲哭不能食越二十日遂自縊死也其弟子書其事來告余爲之論次曰婦人從夫故夫死不再醮以明從一而終所以立禮義之大坊也禮未有從死者有之則夫或不幸死於非命又或躬任王事爲國致死爲

神傳一百五十六

之婦者當顛覆流離之際懼以身辱於是致其貞烈以從之蓋亦禮之變也今節婦之夫以客死非有顛覆流離之懼也於禮可以不死又其舅在堂死疑非其所安然卒奮身以死壹何決也當訃至時節婦不死至二十日乃死節婦豈不欲爲夫養舅哉顧念舅氏猶有他室之養獨其夫沒身羈旅孤魂營營主後無人靡所依託不得已以一死謝之亦可悲夫觀其瀨卒猶杖至舅所再四温慰而遺書與諸弟曰夫死從子無子則死然死必致夫骸合葬以終從夫之義蓋節婦素嫻禮教其於死生輕重之際權之審矣嗚呼世亦有激烈一時不惜自隕其身者君子猶賢之況如節婦又曷可少哉又曷可少哉

何烈女傳

吳定

烈女何氏巢縣漁人女也居縣城南溪濱生十年字李氏子承宗李氏居亦濱溪兩家相違半里餘而李氏廬於溪流之上承宗少孤而貧有祖母春秋高弟幼承宗亡女年二十泣請於親願匍匐奔喪承奉祖姑撫婿之幼弟親拒之女益慟勺飲不納者四日夜乃私縊於房歛覺而解之越日父母他往遂乘隙自赴於溪乾隆五十八年六月十一日也父母歸泗求其屍不獲死之三夜屍忽自浮水面適與婿居之門直蓋

逆流而至止泊不去出之貌如生其衣裳屨皆有綬帶束戶既獲兩姓之長者謀曰宜從承宗合葬女於是身死而志卒成悲夫事上大府爲之奏請於

朝而同縣劉君蒼巖官鎮江之遊擊復爲文廣徵文士之言揚挖之嗚呼何氏漁人女也使產於讀書之家得聞先王遷葬嫁殯之禁其所處當更有軌于中正者然以一日之烈而其靈不遽泯滅顧如此嗚呼是豈不足以風末俗哉

曹烈女墓誌銘

秦瀛

辛巳日與世

合葬

其

其

其

其

烈女姓曹氏浙江海甯人父某家甚貧幼許字查世裘世裘明順天府尹秉彝十世孫未婚而世裘之父某先迎烈女至其家烈女性婉婉舅姑俱篤愛之迨年二十有五婚有日矣而世裘天烈女哀慟不欲生舅姑慰譬之不從卒閉門服溲死時爲乾隆癸丑九月五日其鄉人將白諸州以聞上官而旌其門閭世裘之族父查探先賦烈女行悼之並句念誌其墓禮曰女子幼從父兄嫁從夫未嫁而殉其夫歸震川氏以爲遵禮汪氏鈍翁著宋烈女傳則以忠孝義烈之行足以砥厲末俗而不嫌其矯激蓋汪氏之詞甚辯夫未嫁而以身殉夫雖稍過而不失其正

禮傳

一百五十六

三

三

三

三

三

況烈女縱未成乎婦而幼撫于舅姑則夫婦之義已著尤與未至夫家而夫死者不同孔子之答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此言女子於其夫之死必服斬衰以弔也未嫁夫死而服斬衰以弔此禮或不行于今若烈女已至夫家則於世裘之死其服斬衰無疑既服斬衰一旦除凶服去而他適此義之所不敢安也先王制禮準乎義與情而爲之制情所難強固不欲強中材以必從而賢智之過卽過乎情未始不合乎義亦未嘗不樂予之以正人心而厚風俗如烈女者矢不二之節愴慨引決較然不欺其志豈非聖人之所許耶烈女以某年月日與世裘合葬于某原余重其義迺爲之銘

辭曰

海昌之陽來悲風些連蜃冬青鬱蒼松些貞魄其藏閼幽宮些化爲子規晝啼血些生不同衾死同穴些海波不竭名不滅些

陳烈女傳

彭齡

彭齡

彭樂齋曰余聞諸先儒云女子未廟見不成婦無守節理此言蓋不以其所難強人也未成婦而矢節豈非能人之所難哉郟城陳烈女者生白農家許聘鄰人徐姓子未冠而死訃至女執薪方爨聞之藉白甯中

燃及外達於手始解須臾入內撤其頭繩足帶易以素出復爨忽大慟其嫂見之微笑言於母母曰閨中女奈何作此態女遂止女父農人難與言舅某邑諸生素奇女適他出女日中念曰安得舅氏至乎久之乘間語母曰兒已許聘徐郎便終身不易聞郎伯兄有兩子得一子撫之便畢兒願母正色叱之曰喚是何言汝母自爲婦來未聞有此止恐爲外人羞也且毋令若父知則當重怒汝女不再言他日母怪其形骨立潛視臥處則淚溼枕有血痕驚曰此子乃一癡至此耶情鄰嫗代解之女度母終不可行已志而又不敢達於父但日俟舅至而舅終不至遂自經死蒲城老人屈梅翁曾與女舅遊得悉其事言於余余聞而歎曰嗚呼烈矣豈非能人之所難哉是固可以媿天下之旣爲人婦而他適者已

宋烈女傳 李宗傳

烈女朱氏仁和王僑之聘妻也七歲失怙母以許配僑家貧弟穉無以爲生年十三歸王氏爲養媳端莊婉變舅姑絕愛憐之鄰媪曰是何福慶得此賢著媳時僑年十二日坐書室烈女左右隨姑未嘗覲面偶見則面赤走避姑轉笑之僑聰穎能文思欲先得科名後借仇儷雖其父

神傳一百五十六

母亦以是期之年十五應府縣試皆前列顧黜於督學使者憤恚益攻苦五月得疾六月二日卒當僑病篤時烈女擗戶外不近寢幃舅姑憐其意命入視湯藥烈女默禱神天所以身代及僑卒父爲具棺殮烈女以緩請舅不從且晚憑棺痛哭勺漿不入口舅慰之曰吾兒已亡將以女視汝過悲奚爲烈女作色曰兒豈舅女耶益大慟已而億甚臥牀以首觸枕泣其弟勸曰姊素愛髮若爾毋乃傷乎烈女曰吾命且不惜何有於髮家人防之益嚴烈女不得死乃奮力以指抉斷其喉痛絕而逝時六月初五日也去僑死三日耳有司以其事聞於

朝旌貞烈

贊曰烈女與其夫未全乎爲婦也然旣歸其室有婦道焉卽以身殉不得嘗爲過也且烈女年未及笄慷慨明大義決然遂其志若此彼負盛名膺物望百年鼎鼎而瓦裂斯須者抑獨何哉

史烈女傳 王烈女附見 沈地馬

史烈女者秀水史善燕女母氏倪史之先系出溧陽侯崇傳世二十有八至集賢院學士諱懷則始遷吳之思賢鄉聚居數十百家不問他姓人謂之史家村明史西村集載會祖考清遠府君諱仲彬行狀其遠祖



也女生而端靜事父母以孝稱女紅外誦女誡女箴習知大義年十六許字仁和曾任湖北觀察杏雨沈公次子守坤爲室觀察罷官後僑居郡以官道遊四方守坤年十九赴童子試於杭遇疾歸旬日而歿計聞女方刺繡手剪刀劃破之七日不食痛幾絕強起請於父母願喪服歸沈氏守節父母以觀察未歸難之諾而未果也女日夜飲泣形於夢想守坤有足故不長女初不知一夕從夢中得其狀及寤詢之而信於是求歸之志益決矣先是守坤死柩厝茶禪寺僧舍女諷知之侍其祖母禮佛寺中徧問老僧所寄柩若無意者然至守坤柩色變不復言歸而詔其婢曰我必歸沈不得則必死我死毋易我履屨汝識之毋忘女自聞變後卽用麻韜髮所謂衣屨者蓋練裳總履雖令節莫之易也居二年觀察返自楚女之鄰有卜姬者數往來郡城女託姬密以己意告沈姬滯他所未之來亦不爲女復時觀察初歸懷抱作惡且未得女之款曲則語妯曰禮女未嫁婿死斬衰而弔旣葬而除之盍爲我以禮辭焉可乎妯至女家具以告女聞之亟言於母曰歸沈兒所願且兒歸猶得與父母相見也無何妯去父母亦不以女言告妯女旣兩失望歎曰已矣復何言耶日方午趣燂湯入室浴久之闕無聲婢疑焉排戶入則

信遣僕婦馳往視舍殮酷暑一晝夜女貌如生實嘉慶元年六月十六日

浴竟整衣裳投繯逝矣妯所居距史十餘里亟追之固在途也觀察聞信遣僕婦馳往視舍殮酷暑一晝夜女貌如生實嘉慶元年六月十六日年僅二十越三日昇其柩同厝於寺鳴呼激一時而名于載士大夫之志行然也惟烈女亦然若史女則更有難焉者殆古之從容以成其烈者邪觀察老矣悼子之殤茲復痛媳之烈余兄事觀察者屬爲傳以紓其悲暮而未成錢孝廉昌齡以狀來語甚悉余得而論次之

論曰禮未有言女未嫁而守節者矧以身殉乎雖然聖人特不欲強人以所難又豈肯以殉節爲非禮者哉自曾子問有夫死亦如之之一言註疏家實之以斬衰往弔夫旣續而往弔矣則如史女者不沈之歸而安歸乎向使史女得歸以節終可以不死卒之人事多阻志不少渝其死也以求仁也以就義也而禮存焉蓋禮之變也抑余聞史氏明萬歷初有義姑者字宜興郡一龍一龍年十六而天姑刺而爲中心不改字歸郡終其身

國朝康熙間王烈女殉史喬棟之死相距四年卒與喬棟合葬祠祀迄

今然則吾鄉之史洵無忝禮宗哉

洋縣益水村薛烈女死賦記 岳震川

嘉慶丁巳臘月之末賊至洋之益水邊遇薛中傑者長女年十六七美姿容方與人家避賊賊掠之馬上女厲聲罵躍仆地賊又馬載以行罵甚虐賊曰必殺汝女曰願速死賊貪其色忍受罵必欲脅去女投益水中賊以冬水淺不能死女立岸上好語招之女益匍匐入深處罵不絕口賊怒攢矛刺死其伯父中時之言曰是女年雖少處閨中靜重若成人迥異凡兒女不意其以此死也余聞而悲曰嗚呼此吾秦先達李叔則所謂女屈原者也益水至清沙白石細秋冬霜露淒然灑灑如琴筑鳴宜烈女之死於此也不以水死卒死水中熱血清波融入江漢益水終古不涸薛烈女終古不死矣余又考水經註曰漢水又東會益口水出北山益谷東南流注於漢水今俗訛爲湓當正之

邢福姐傳 熊寶泰

邢福姐友材女濬縣鉅橋人貌端麗楚楚不類農家人年十九適袁顯合養子與旺顯合後妻任氏夫死後奇淨最後與牛支謹密文謹黠而暴諸姦畏之見福姐至皆驚喜福姐性嚴重不妄與人言笑見任氏室諸姦雜選怒形於色而諸姦艷其貌挑以言色拒之使任氏誘之醜詆之若不喻其意者於是日給福姐一掬米使不得飽使與旺明言之曰

傳傳一給福姐一掬米使不得飽使與旺明言之曰

死耳吾弱女子不能殺人能自殺也子爲男子不能庇其妻吾以死自庇矣偶見小姑蓮姐與人言笑輒避去蓮姐任氏攜前夫在室女諸人間之恨次骨聚謀強辱之興旺洩其語福姐懼辱夜出將溺於河出門里許大風揚沙不辨路暹明遇素識人送歸母家父母恐任氏責其夜逃亟偕之歸福姐曰死無所矣文謹逼有材書女再逃杖死勿論材不識字唐有惠書散歸是夜二鼓福姐已臥興旺聞打門急則唐敬存也入任氏室文謹與之謀囑任氏與旺裸縛福姐鞭數百福姐求滅燈死無恨文謹怒不力使敬存易牛筋鞭之福姐罵不絕口有娠不勝痛楚大聲叫呼鄰人唐再萬亦文謹黨也聞聲越牆至乃易大繩絕於梁使福姐足離地再萬蹲身持繩鞭至五鼓油盡燈始滅敬存亂撲以死文謹使與旺以刀割其頸作自戕狀以逸時嘉慶四年三月初四日官捕諸姦寘之法儼從見福姐身無完膚驚傷不忍視鞠時友材曰女兒幼聰明長遇事能知人意嫁歸時垂淚曉起母見其枕必溼別時若不

得再見者然女伴皆曰福姐好姑嫁與旺故戀戀如此今日方知其負奇冤知民懦不得爲之昭雪故不言也言已哭不成聲與旺媿媿言之若言他人婦者無不切齒云

桂之闞軒居士曰近時里正見溺死人輒撞以竿使流入他境他境亦然三日沈矣使福姐死於河亦若是耳而諸姦宿其家如故也衛輝知府因送兵宿行館聞窗外少婦啼甚悲使奴燭之不見人靜復啼且達旦起視凡上報福姐墮適至驚曰吾聞烈婦聲矣幕下士以一婦殺數命爲請堅持之於戲烈矣是亦可哀也已

周氏小傳

婦附見 張洪宗

烈婦周氏寶豐人周元郊之女性婉嫵美姿容年十八適同邑傅瑛翁姑交賢之曰新婦意用巾幗中未易多得也屬氏之祖母嬰劇疾兄癩狂不能理湯藥母曉夜侍委頓將不支姑乃命氏往分母勞閱數夕教匪突起大肆淫掠村民各奔避賊梗道母恒擾不知所出時方盛夏禾黍被野氏徐商之母負祖母匿其中賊遂偵之蜂擁入鄰婦先匿者羣擁賊鞭叩首祈請哀到氏低聲謂母曰死生命也奈何降志於鼠輩乃舉袂蒙其首伏母懷賊撥視悅其色具馬挾之上二賊夾持氏披髮推詈賊撫氏背作款曲語略不少忤氏以指勢面詈愈厲賊怒刺其脇推使墜連刃之詈不絕口以死於時有婦與氏同其烈而能以一死弭禍機者二人邑人至今稱道之而惜其母家與所適之姓字無從考也先

神傳一百三十六

是教匪作逆官軍逐捕留火藥數車於察河寨賊欲攘而有之奮力陷寨一隅成陂陀肉薄以登二婦見賊入大呼曰寨破矣藥資於賊邑無噍類鄰境亦將不免也寨中人皆潛辟無應者二婦急舉火順風焚其藥標焱熾突錘埒如夜賊自相鬪殺二婦尸燔而支不殊周氏死時年甫十有九二婦年亦未及衰道光十三年方伯栗公同爲之請旌於

朝建坊設位節烈祠

陳烈婦傳

賈湘

覃懷郡西之孔村利仁河自北而南析村爲二河以西多陳姓亦號陳村其實俱孔村也陳烈婦者李氏名德父友信河東農家也母秦氏篤愛女不欲遠嫁許字河西陳萬忠子廣美婦性恬淡寡言笑年少華豔而眉睫間有冰霜氣鄰媪罕得見其面年廿四歸陳時廣美病已劇不能成合登禮翁老而鰥無主中饋者婦脫嫁衣裳入廚據案爲翁作膳羞極豐美朝夕侍壻湯藥夜猶數起翁喜新婦賢幾忘若子之病臥也三閨月而廣美死甫殮婦不哭亦不食已數日矣母憐之曰以兒好身手何患無佳壻且兒至壻家時卽與壻異屋居雖再醮猶處子也誰不願娶兒作婦者樂境甚長胡爲自苦婦泣曰兒命苦不慣尋樂境身已

適陳豈容再辱強兒所不爲誓不涉此河矣母亦泣徐曰兒志已定吾不汝奪壻未葬兒事不了也意欲緩其死而陰移其志耳婦領之遂復會事翁益謹無纖芥怨容母亦私自喜不逾月葬廣美及葬之明日屬翁彌膾刀曰爲翁作麪虞其鈍也翁出心忽動急歸門已闔室中格磔有聲呼不應排而入見婦屹然立右手屈曲握刀首負於背血從鬢髮間隆隆下淋漓滿地項與肩幾不屬蓋用力猛惟恐不殊也翁哭疾呼族鄰畢至秦氏亦至屍始仆時嘉慶五年四月二十五日也婦年廿五歲距嫁時才百十六日耳又二日合葬於廣美之墓河兩岸觀者如堵莫不泣下

約園氏曰婦之死烈矣當其未死時亦何柔而順也然幾見天下悍婦人能死其夫哉夫柔則氣沈順則心壹故不以樂易其苦嗟乎惟樂是求此馮道之所以號爲長樂也與

楊烈女傳

王崧

楊烈女名煥字又香昆明諸生暹之女也大父某夢人捧香入其家既寤而家人以生女孫告由是奇之鍾愛踰於孫男臨終屬其父母善視之烈女生而穎慧舉止端凝及長愈嚴重不尙粉華女伴或嘲諷之弗

碑傳一百五十一

顧也母夏氏多病弟妹弱小家故寒素不能畜婢媪凡母氏湯藥弟妹倉飲饗煇炊爨並取辦於烈女事無廢闕年二十許字同邑段生初烈女諸父爲其女子相攸多取富厚家子弟女頗不謂然父母知其意來委禽者悉謝之父與段生較藝於育材書院見其文乃受幣時段生猶應童子科未幾果以冠軍補弟子員老宿皆許爲遠到之器當是時烈女之父母交慶謂香夢有徵當膺榮於玉潤也段生多兄其家法婚娶必以次相及故烈女二十六歲未得賦宜家辛酉鄉試段生出闈患病踰年轉劇尋卒烈女聞之一痛而絕父母急救始甦稍能起言將入廁母跡之已徑至井邊將躍而入母急以身蔽井呼家人挽之歸歸而痛哭恐父知則引被蒙首臥而哭於其中親戚百端慰諭意終不釋母知其從一志堅謂之曰哭將何補不如往守於段氏庶全汝節乎烈女曰微母言兒固思之矣顧段氏翁老姑亡諸兄公未娶何以同處母曰既不可往吾告汝父取爲汝治奩之貲市田贍汝在家守志奚不可曰女賴嫁貲以生每見啜於鄉鄰祖姑與姑可鑒也且弟妹或有聞言反傷骨肉恩奚可哉因執母手仰天大慟曰我雖女子亦知敬天地事父母何乃迫我至此吾祖有名於時吾父且業儒吾非他人比幸有弟妹在

父母不至無依吾不能復顧父母矣自是絕會哭益不可止烈女素畏父病給以病始稍進會越日父以責子故語侵其母烈女委曲和解語妮妮動聽父母以爲哀情漸減心竊喜之烈女故從母宿樓上旦日促母起炊母起下樓烈女猶臥也俄頃上樓則門閉不可開心大疑破壁而入烈女已素服縊於梁上殉節而死矣時嘉慶八年某月日也知縣許惇賢之請旌於臺司而附祀於忠烈祠雖未獲受

綸音而烈氣足傳千古矣

論曰女未嫁而爲其夫死或終身不改適歸熙甫以爲非禮作貞女論至與奔者類例近山東趙氏著論駁之備矣楊烈女之事一時能詩者多咏歎之故著其本末如此

林烈女傳 李宗傳

林烈女者平湖城南門外小家女也年二十嫁顧三之子顧大顧三亦平湖人以傭販徙居乍浦之湯山其妻顧姬故倡也先與參府吏人某私生子因冒姓曰顧大比長爲娶婦卽烈女也烈女有兄二一以鬻薪一以刺船爲業常寄外烈女獨與母居母聽媒妁言以女許顧不知其爲倡也烈女入門見與顧姬往來者不類問之則曰某某姻親也某某

神傳一百五十六

九

累世好也吏人日夕來尤譖誣無忌烈女心知之而未敢言一日吏人至嫗喉烈女曰此而翁密友恩逾骨肉爾毋嫌其以茶獻烈女不得已強獻茶俯首踟躕若無地自容者已而命進烟袁烈女不從卻立嫗怒瞪目視烈女吏人勸解之乃已嫗銜烈女之不從已也又甚烈女之覺其所爲也日夜謀涅烈女使金夫黜之於是惡少來者無虛日烈女面壁垂涕卒不從欲暫歸母家不許母有時來廉其狀歸執戟手向東南晉問其故亦不言懼益顧嫗怒且怵吏人之齟齬也烈女知不可活欲自經屢爲顧大所覺一夜竊出去赴海遇鄰女力阻送之歸顧大益讐之謂大曰死非若所畏吾豈容其速死將細磨折之乃使顧大日子答管已嫗復予杖又斬之會不令飽如是者年餘烈女奄奄一息矣嘉慶九年正月吏人借諸惡少入顧嫗家治酒殺爲長夜飲酣嬉淋漓烈女恐其乘醉偈己也復竊出去赴海距室稍遠不能一蹴至烈女覺受捶楚且久飢氣衰力竭方蹶躄前行適有醉歸者見其情異苦詰之而顧嫗與客醉後覓女不得度其必赴海命顧大亟追之至是見烈女又執之歸自是愈欲殺烈女以杖笞未足取器沈重者力擊之烈女腰脇俱折已復加炮烙下體焦爛二十九日烈女死鄰里切齒恨終畏吏人不敢

置喙有同烈女兄刺舟者不平鳴諸官合邑哀憤吏人擢與顧嫗謀速  
殯掩其傷罪當末誠邑令路君聞之即啟棺驗自腰以上死傷二路君  
曰可矣下顧大於獄擬罪絞先是烈女死時里人知其事由某吏又聞  
其急殮掩傷愈憤欲執吏人與嫗送諸官吏故猾乘閒逸去嫗亦走匿  
乃繫顧大於柱礎兼毀其屋久之嫗從山谷中出羣兒見之持竹杖追  
逐鞭撻無算一時觀者稱快然其後顧大痕死獄遂熅吏人及嫗竟無  
罪後十年余攝平湖篆聞烈女事訪詢士夫及土人之可信者辭皆無  
異取其案牘閱之事已久欲平反不得欲爲請旌旋以去任未果心以  
爲疚邑諸生陳謨爲烈女傳余益以所聞備細書之昔歸熙甫於安亭  
張貞女死既錄其事又書其獄又紀其神異不啻三致意焉良以禮教  
衰廉恥日薄窮欲滅理者所在皆是一女子抗節守貞甘受荼毒至死  
而不變此君子之所樂道也然張女死其族有明義者必欲白其冤而  
烈女之冤幾沒張女死終罪起事者與其姑而烈女主謀之人卒倖脫  
張女死有小女奴明證其事而烈女無一人爲言張女死火反風旱大  
雨百鬼暴姑尸空中聞鼓樂聲火從祠柱出而烈女死後閩無聞豈人  
心異而鬼神亦不古若邪抑烈女自安義命不欲以奇蹟著人聞邪張

解傳一百五十六

女注婦也熙甫書曰張貞女爲貞女絕江也余爲烈女絕顧故亦曰林

烈女云既詳其事重悲烈女之志復爲楚聲以弔之其辭曰

悲賢媛之連蹇兮植孤根於下里誰使鳩爲媒兮委芳蘭於泥滓處瀾

濁而思潔兮夫固冥情而拂目睽閨闈之閭汶兮實跪跪而懷羞不吾

慙其亦已兮反齋怒以余尤詫老魅之狡狴兮狐靦顏而獻媚引獬犬

之成羣兮布黃金以爲餌奮不顧而葆貞兮慳吞聲而忍淚母目擊以

神傷兮兄聞風而氣沮欲引決以自裁兮嗟未得夫死所望大海以奔

赴兮潔吾身以棄捐悼鄰女之夢夢兮挽殘喘以遷延死未成而益悲

兮計以深而轉毒繼錘以焚炙兮哀不勝其慘酷惟鐵石之性成兮

任糜軀而不改也故雖氣絕目瞑兮炯英靈其如在也亂曰

氣凌五嶽兮涌江河光爭二曜兮揖羲娥玉可碎兮潔不磨骨可折兮

心不阿埋正氣於泉壤兮鬱高塚之嵯峨孰百年而不死兮彼粉白黛

綠烟消燼滅者其如何余固可以不哀兮羌不知涕泗之滂沱重爲招

其魂曰

彼儼儼兮何人斯禽居獸處兮慚不知鳴梟啄鼠兮甘如飴鳳凰過兮  
嚇之霜烈烈兮蕙草萎芳馨狼藉兮惜者誰握憲典兮繫士師胡不信

獄成

國之法兮民之彝居厥位兮毋乃尸仁浦之許兮黑雲垂湯山之麓兮  
寒飆吹白日杳冥兮號虎豹瘞貞烈兮山之咆魂兮魂兮我心悲魂兮  
魂兮毋此離海潮湏洞兮蟠蛟螭魚龍叫嘯兮腥揚馨木石之怪兮魍  
魎夔山鬼逐隊兮驅文狸魂不可與爲游處兮恐異族之來欺魂兮守  
此墓土兮產赤箭而苗靈芝芙蓉可爲屋兮薜荔可爲帷衣荷芰兮  
珮江離木蘭露飲兮秋鞠療飢白鶴矯翼兮青松枝徜徉容與兮無不  
宜帝遣巫陽兮逐貞姬前素娥兮後靈妃玉琴寶瑟兮橫參差雲霓  
謁兮揚旌旗斑龍馭兮彩鳳隨乘之上征兮心悅怡九關閭兮高厓  
展青琳之宇兮明罽恩瓊華瑤草兮羅塔堦靜室覓處兮無人闕招織  
女兮製錦聽龍女兮歛篋挹沆漉兮林華滋理霞帔兮整容儀東擘博  
桑兮爲衣施西注弱水兮充盤匱頰視故土兮如練極謝彼下女兮嫉  
奚爲

又記仁浦林烈婦事丁子復

烈婦林氏平湖南門外人嫁顧三之子顧大三家仁浦湯山西麓三妻  
士妓也與水師營伍某尤密子大亦充入營林氏見所來人皆直入三

神傳一百五十六

二

妻室某尤朝夕至心知其所爲而自守極嚴三妻察其非已也欲并汙  
之某尤艷其色數與三妻言新婦不我從吾將絕爾以是構之急一日  
呼林指某曰此而翁好友無所嫌速取茶林氏卻立正色不爲動三妻  
怒起欲毆某佯解勸時使惡少懷金誘林氏輒面壁立泣且詈初大  
之充入營某之力也某勢足以挾持夫大又利某財亦欲以林氏博某  
歡林氏自度非死無以脫乃夜乘間奔赴海猝遇鄰嫗強之歸三妻及  
大益切齒三妻曰汝欲死我不令遽死使受諸毒苦死乃與大遞撻之  
日無筭如是者歷年而防愈密某終欲以計汙也招諸惡少與三妻及  
大飲乃勸母虛爲款款言冀動林氏心林氏乘其酣飲竊出望海走時  
夜將半爲邏卒所詰移時大入室失婦所在急出門覓挾以返于是滋  
欲殺之以杖撻爲未足取重器撞擊腰脇皆折又炮烙其下體焦爛死  
時嘉慶甲子正月晦日年二十三烈婦死之日某陰爲急棺斂冀不發  
露鄰里皆不平欲執某及三妻毆某逸三妻亦避匿乃繫大于柱礎眾  
擊其屋幾毀烈婦有兩兄長高山業鸞薪仲某刺新溪載船鳴諸官擬  
大罪如律大死于獄烈婦早失怙勤女工以佐母兄自歸于顧母開往  
探問歸帆向東南戟手詈人問其故泣而不答蓋深醜三妻之所爲而

知其女之必死也則其母亦節母也嘗讀歸太僕張貞女死事見其憤激拒強暴以至宛轉求死而烈婦與之前後一轍益信正氣之在兩間不可滅息苟非荼毒靡爛至于此極亦無以顯堅貞之根于性者若斯之烈也然張貞女死有司爲之表閭秩祀足以妥貞魂而厲風教今林氏死六年矣乃委其骨于荒邱叢冢中未聞有闡揚之者是可傷已因詳述聞見實跡以備史氏采錄

武烈婦小傳

李元龜

武烈婦者襄城堯保里民武永祥次女年十八適同邑灣保里民李獻文之四子得春于歸七載有產輒不育而德春沒烈婦泣請於姑以夫兄芳春之子煨兒爲嗣姑允之卽爲煨兒製服告夫尸始成殮已而遍拜諸伯氏及諸娣重以慰姑撫孤事和屬泪隨語下姑疑有變命孫女輩相伴他宿而扃其室旣瞻其從容理葬事若無他者防稍疎烈婦乃索鑰入室自縊以殉時爲嘉慶九年正月之晦去夫沒僅三日耳纒在頸而足未離地項無痕面如生也姑檢之見有成服時所除紅紬結而藏衣中知其志之定如此邑士狀其事於官請旌焉

檜陽李元滙曰子容襄城時有趙烈婦者夫爲菜傭死而以節殉邑令

和傳一百五十六

蓋

二十餘年而復有武

休甯張君爲請旌子曾爲長歌以記其事閱今蓋二十餘年而復有武烈婦事鄉鄰風俗之美後先相望如是可謂難矣或疑烈婦有姑而嗣孤方幼未可以死似賢而過於激者是殆不然姑雖老而有諸娣足以承歡以未亡人側其間且重姑累而傷姑心孤八歲已近成立無煩保抱夫有後而烈婦之志已畢此所以一意從夫而從容無遺憾也獨兩烈婦皆農圃家婦非有詩禮漸摩使然乃均能蹈義成仁以自踐其性而敦詩說禮世所稱衣冠之族或反遜之何歎

王孝姐傳

熊贊泰

王孝姐竊女武陟駕部村農家也生而端毅不妄言笑性敏慧善女紅能服勞母丁久沒繼母郭絕憐愛之許大司馬鎮劉萬國子戊兒乾隆五十一年大飢遠近多殍戊兒遠出六年不歸孝姐年二十四矣父母皆欲嫁之度不能回父母意乃乘間問至鎮見老嫗問劉戊兒母嫗曰我卽戊兒母也孝姐拜且泣曰我王氏女姑之兒婦也嫗大驚曰誰家姑質貿然來有心疾邪起呼鄰家孝姐探懷中出物示嫗曰此非姑家原聘物邪吾竊來以爲信嫗視之亦泣願訝其突如來恐始奇而中變且家實貧因辭曰無以食子家無明日糧也曰吾在閨中熟知姑家事



而來也自翁歿姑攜兩小叔居安所得食幼能針黹茲因為養姑來也  
吾未嘗一時離吾母計無所出而後出此媒氏已在閨矣言已復泣如  
不見容吾無歸理惟有蹈河以死耳姬察其誠亟使人告王家父母亦  
憐其誠不復奪其志於是勤紡績夜磨作蒸餅晨使叔賣之得錢以潔  
白奉姑餘食兩叔回駕部暫居即歸姑疾衣不解帶病已始就寢嘗患  
肝痛姑延醫至曰兒無病卽有病吾腕不可近醫指居數年鄉里感其  
義牽錢周恤其姑漸有餘積請于姑葺舊屋爲叔娶婦願姑早得孫婦  
至果生子又數年買田五畝嘉慶九年春姑老病歿汲汲營葬事叔以  
俟年豐請泣不聽集族人葬姑於舅之兆斂土畢哭之慟歸以家事盡  
委之叔孝姐有才治家井然夫弟與婦皆敬憚之且感其義無纖芥  
嫌至是叔泣不肯受謂邱嫂疑吾母死後不率教耶曰否欲息勞耳皆  
信之夜入室扃戶寂無聲家人亦以倦各就睡詰且叩戶不應毀窬入  
則自經死凜然如生氣絕久矣衣履皆易新潔者時二月二十五日也  
年三十有八遠近婦女執楮帛嗟嘆泣者不絕於路

著是軒居士曰孝姐葬姑時哭聲當有異吾夫子過之必曰是哀聲而  
雜離別聲也死別與生離無異也或曰過也可以無死可以無死而能

碑傳一百五十一

死尤烈也奚過哉蓋死于情也夫情形遇者淺神往者深孝姐自年十  
四歲時許字劉習聞爲劉家婦而神往矣一往而不移者情之至也余  
嘗謂浩然之氣生於情忠臣孝子殺身成仁皆情之不能自己者孝姐  
從何處得來近時勞餘山著論謂未婚守志者爲仁之至義之盡惜未  
知有王孝姐事也余欲至姚江酌酒以告之

蔡烈婦傳黃汝成

烈婦蔡氏太倉之嘉定人也年二十一歸于鍾鍾故農家子而婦亦農  
家女也婚甫三月夫卒婦號慟失聲瀕死者屢矣有姑孀老叔又稚弱  
不能事事姑或自傷貧苦恐無以俱存婦微察姑意乃輟哭操作如平  
時日斷布三疋易脫粟挈壺楹行市中以善姑姑憐之且曰新婦無自  
苦年少又無子毋以房軀雜叔累若也婦則掩泣里中聞婦賢爭聘爲  
妻婦誓以死守姑有女婿陶數伺之知不可犯因僞爲其弟娶者姑察  
婦志堅弗許陶構蜚語思中傷之且以激姑姑察其無它意乃率婦將  
懇諸縣陶陽使其妻往謝而陰思結惡少夜劫之先以告姑姑知必不  
免皇遽無所出縊焉婦覺趨解救得甦姑啞咽語曰吾女遇不淑重爲  
新婦累吾不忍見新婦之受其害也曰毋慮婦留則母不能安婦去

則母無以養雖然叔幼非母焉依請得卒哭焉以往且奠且哭入戶闔門以首經自經死烈婦自夫卒未嘗一日釋衰麻至是人益嘉歎其素志夫烈婦殉夫爲世所難而予獨不謂然者凡生天地之間血氣之屬莫不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情之至也由此觀之忠臣之以死報君烈婦之以死殉夫其義一也雖然士大夫憑高處厚譽聞海內或失身賊庭或臣事二姓者恆不絕于紀載今有士大夫于此責以婦人女子之所能爲者鮮不怫然怒及臨事倉皇喪其初守往往不婦人女子若非惟不婦人女子若直不禽獸若也婦固恥夫人之近于禽獸不敢偷息俄頃決然以死若是其烈也彼旦暱而暮忘之夕死而朝去之者獨非人婦乎哉

贊曰我嘉定風俗清樸士大夫矜尚名節雖婦人女子亦曉大義然往往出于士族蔡氏一農家女非有詩書之澤非有姆氏之訓乃能從容餞死如此余聞其夫死時以姑與叔屬婦故含悲忍死以事姑及知不免然後以死報之嗚呼可謂孝烈矣

施烈婦傳

賀代伯

嘉慶十九年甲戌之歲十一月十有八日甯化縣在城里施氏十一姑

碑傳一百五十六

西

者殉夫伍先馨卒後之七日總于歸之日六旬有六年十八初舅姑未爲烈製服烈勾製母家俗女子嫁彌月製履遺內外家時製而未遺至是徧遺焉先期沐浴辰起成服經于牀衡斬衰已下衣並易遂以殮色如生先馨業儒與烈同歲生

論曰吾甯乾隆三十年已降禮教衰棄義葆利成俗錙銖之細亡親戚上下況莫大于死生歟況于婦女歟城鄉數萬戶以余所見乾隆中烈婦自伊昌裕窳室王氏後惟興善里伍氏揭氏新村里鄧氏泉上里李氏兩張氏陸坊未婚女馮氏張家坑曾氏及今施氏耳邑女子不讀書無所感觸敢發烈願能舍生取義何歟且俗不恥再離夫死改嫁相望多富貴長子孫者烈不又習聞見歟都人士儼衣冠中入顧由市道亡禮義廉恥亦獨何歟嗚呼如十烈者誠自若其性上智不移也

劉烈婦傳

王敬

女誠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班昭以爲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故以其言著於女誠之篇嘗讀易傳妻道與臣道並言則妻之事夫豈不猶臣之事君乎然而齊臣晏嬰有曰臣君者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

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是臣之於君不必以身徇也若夫女子適人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不幸而良人早逝或守節以終其身或捐軀以同其穴其斯爲婦之正道乎劉子政傳列女頗明其義范蔚宗修史特立列女之傳守節捐軀咸昭彤管厥後史家沿以爲例風俗之淳漓與時移易而忠孝義烈無世無之習之遷染未能盡變厥初上智下愚所爲別於中人也書策之記載繁矣耳目所聞見者若昆明之楊烈女江川之許貞友子嘗傳之洎宰武鄉爲詩弔李烈女皆非傳聞傳會之辭而門人陽城劉作霖言其長女徇夫事察之不妄因復傳之劉氏字德華小字蘇如居家嫻於女誡年十六適同里成登雲舅姑愛之叔妹譽之琴瑟靜好閨門之內怡怡如也爲婦甫二載登雲以疫卒德華哀痛過常人越日而輟泣家人不喻其意尋常置之其夫卒於六月十二日父作霖授徒他縣十六日歸而往弔德華淚泫泫言曰兒急欲見阿爹也何久不來耶兒今失所天翁姑皆壯歲有叔三人兒爲無用人矣遂嗚咽失聲無一言他及父與對哭但勉以苦節而已不知其言之爲永訣也是夜乘家人睡熟就夫柩前自縊而死時年十八歲嘉慶二十三年戊寅歲也所居不近市沒時方盛夏

神傳一百五十一

五

棺未及備閱三日而尸不腐面色如生人咸異之家世業儒其徇夫之義烈賦於天亦資於教作霖故名諸生久躡鄉闈德華常憾之今秋作霖獲雋亟爲主司所稱賞惜德華不及見也近代志乘皆傳列女史官之書恆采及之然日久而湮沒不彰者多矣故卽作霖所言綴而敘之以俟修志乘者之裁擇云

論曰婦人之喪夫舅姑待於養則不可死男女待於撫則不可死可死而不死是爲不知死所妻道也臣道也若劉德華豈非得其死所哉

烈婦錢史氏事狀

李兆洛

烈婦史氏陽湖縣興賢里人父夢琦福建汀漳龍道字烈婦于福建布政司常熟錢公壽椿之次子廷蘭布政坐事籍沒廷蘭戍邊久之遇恩赦釋回已無家矣乃入贅于史廷蘭故貴公子又失學意氣疎縱烈婦事之甚嚴謹勸之以學隨事諭之于道必婉以莊廷蘭時時客游烈婦常齋居蔬食以鍼黹自給人罕見其面道光九年正月三日廷蘭卒於無錫訃至哭遂不食親屬慰解之答曰吾向之生非樂生也不敢不生耳今而獲死乃吾分也自檢視附身具以所遺餘徧賜婢侍屬其同居族弟男良曰必歸吾棺于錢氏不食三十二日乃卒二月十三日也

年四十四無子烈婦名月英字素亭明敏有至性嫻詩書事父母盡孝嘗割肱肉以療母病少時卽能爲父母處分家事其後兩兄相繼下世諸姪皆幼家中事一取決于烈婦無不當者奴僕視之若嚴主焉當錢氏驟廢幾同覆巢及廷蘭就甥館烈婦年已二十有六甞勉伉儷垂三十年中間史氏復卒卒多故素業日落烈婦皆處之若素未嘗有幾微怨懟形于詞色性耽詩易簞前盡出篋中藁火之卒後八日男良送其柩于常熟與廷蘭合塋焉謹按烈婦所處盛衰安危憂樂順逆之故殆非常人所堪而義命自安德性堅定如此此其子生死之際從容中道又豈尋常慷慨一擲者比哉宜上史官編而傳之以光彤管謹次其狀如右

